



09972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四

明趙南星著

辭吏部第一疏

奏爲懇辭莫大之任以圖少報聖恩事今月十三日該吏部等衙門會推吏部尙書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趙南星改吏部尙書欽此臣林居三十年未嘗一字入京師見在諸臣曾爲吏部科道者多推舉之亦未嘗以一字相通卽皇考起廢時翹車滿地臣閉門學誦若無關涉非敢忘國恩也臣迂愚狹隘非用世之才正恐徒取大位無可以報國恩耳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負不乘以免于寇臣之願也詎意陛下念其先朝舊臣就列未幾驟陟崇班臣勉強從事分量太滿氣力已竭矣今復改爲吏部尙書此官乃周之所謂冢宰統百官均四海者也臣何人斯而能統百官均四海輒坤正氣集卷之七十七

乎夢寐之中都無此念若漫不自揣徒以其爵高權重汶汶而居之則禱味之人而夸毗之徒也臣雖不肖恐陷而至此是以退縮而不敢當也臣宣布陛下之德意悲飭綱紀濯撫污俗幸而臺中多賢者信臣之心惟欲救民瘼而盡臣節人人奮起精神藩臬郡守而下莫敢欺蔽從此吏治漸有可觀民生小康臣之願畢矣伏祈聖慈容臣仍守憲職愈益努力以期後效此臣之所爲少報聖恩者也臣不勝榮幸天啟三年十月十七日上二十日奉聖旨卿公忠正直品望素孚統均重任特茲簡畀著遵新命到任受事不准辭該部知道

辭吏部第二疏

奏爲再辭重任以無負聖主之知事臣肖蒙陛下以爲吏部尙書臣具疏控辭奉聖旨卿公忠正直品望素孚統均重任特茲簡畀

著遵新命到任受事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不勝惶
恐公忠正直之道甚爲難盡臯夔伊傅之爲臣不過如此臣何足
以及之然反是則爲私爲欺爲邪爲枉四者皆凶德也臣心膽素
小惟恐得罪于君父有玷于衣冠亦不敢爲也臣之自許特一鄉
黨自好之人耳豈足爲大臣哉遭際聖明起自田間以爲御史之
長諸御史之巡方者將明陛下之威德墨吏稍稍斂迹未有澄清
之效陛下求治太切遂以臣爲無罪可吏部也都御史之職不過
考覈諸御史耳吏部則大小百官皆所銓序非至公至明不足以
勝其任臣之顛愚不能行私于公爲近昔之明于人倫者率得之
天性非臣之所能也恐蹈詩人自疢之悔有負陛下迪簡之意展
轉怵惕不能卽安伏祈聖慈察臣之非僞讓容其辭免使得竊恬
靖之譽以風在位者臣愚幸甚天啟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上二十
乾坤正氣集 卷二 頁七

二

四日奉聖旨冢卿表率百僚綜覈吏治卿正色立朝雅稱斯任宜
卽視事用副鑒知該部知道

愚臣誤蒙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疏

奏爲愚臣誤蒙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事臣惟六部尙書古之六
卿有天下者所與阜成兆民者也臣部以用人爲職四司分任之
其責任甚重大其政務甚煩劇而文選視他司尤甚是以向來該
司郎中住于署中但于朝房偶一見客而堂官乃獨不然想以承
平事少付之所司堂官責大旨足矣今強虜內訌窮民稱亂責在
用人者部中之事益煩益難臣之衰老夙夜矻矻猶不能辦而加
之以修廢舉逸官無定員長衢夾巷肩輿闐咽人一日之間精華
果銳之氣正在午時以前而盈櫛未畢客已到門彼往此來踵相
隨屬恒至日午始入衙門以昏倦之餘料理公事不亦倒乎臣每

見諸臣之少壯者言及此事皆以爲苦吏科都給事中程註之疏亦言今後各衙門非有公事不必紛紛拜謁而舊俗相沿無可奈何臣若亦以無可奈何而違心強行之則必不得盡心于銓政而無多之精力又不足以供周旋人事之用性命之蹙可計日而待也夫人道尙通自無可廢之理但不宜以之妨公事耳臣欲與四司官約每日蚤起卽入衙門至午後公事旣畢退食私寓乃與知交往來似得張弛之宜合于夙夜匪懈之義熟思者一年而不敢擅行萬不得已乃以告之陛下如以爲可則臣與司官共守之庶可以延須臾之命効狗馬之力少分陛下宵旰之憂至于會推之事亦欲蚤起入朝及辰而散以各營其職臣履任之初先言目前之所急如此其他可言者臣必詳察而灼知之乃敢以瀆天聽也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天啟三年閏十月初三日上初六日奉聖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

三

旨覽奏具見夙夜在公之念各衙門當專力營職減省私謁都著一體申飭會推遲亦悞事依議辰刻前行

再劄良心責己秉公疏

奏爲再劄良心責己秉公以矯官邪維國運事萬曆十七年臣爲文選司員外郎睹士習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上剖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之害等事于在位者多所譏切爲科臣所參蒙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中以管察得罪去蒙陛下復起之游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爲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修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苦民愁苦而外夷乘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民乘之作亂天下之太平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

奈陛下之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于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干進之害欲槩恬而抑競然其良心爲富貴所汨沒皆以干進爲當然若臣先無良心干之則力爲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獎之而誰抑之乎夫良心者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孟子所謂四端從仁義禮智而發者也士大夫有惻隱之心則必不忍害人矣有羞惡之心則必無賤辱妄苟之行矣有辭讓之心則必不受其所不臧矣有是非之心則必不以私意亂白黑矣夫如是而後可以爲人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假令乘軒服冕而四體殘廢則不若其四體完好而貧賤之爲愈也而舉世莫之寤也寤乃可與言忠孝道名節耳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四

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何也臣之行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知者知則近者干之以顏面而不敢不從遠者干之以書帕殊爲不雅況又不能成其私譬之庖人擇其柔嘉肥濃而與所厚善者則人皆環而丐之或以錢易之勢必不能徧及終歸于怨言耳此臣之所以不敢也且臣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薦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干之者衆而及于匪人是以雖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不敢爲人求薦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內之薦人者講陞者講調者與夫外之咨陞者調繁者保留者腹裏而作邊俸者何其不憚煩不避嫌也想其初指本出于好賢而未之深思門開不可復閉其苦猶之臣也各相體悉而不行爲便今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爲京堂甫爲京堂卽欲爲巡撫甫爲巡撫

卽欲爲卿貳若絕無救民之意者可以救民者莫過于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能使貪污解綬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州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宜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謁選者以討缺爲常也語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爲長夫旣已爲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智求多則一事不可行惟大意無害則從之而忘其小缺此人羣之所以相安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亂而夷狄次之今幸而稍定尙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蓋民之將亂必振徒成黨繇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曉散非一日也隣里必知之衙役必知之而有司不知與壘警何異及其亂也乃聞之上官爲之與兵動衆以屠戮之旣平而論功升賞守土者爲最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是誰之過與今

乾坤正氣集

卷二見七

五

出柙無過以與衆逐之爲功則孔子之論刻矣謂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新任則追論前官任及一年者則令之戴罪捕賊庶能防亂于未作乎然莫急于懲貪今有司之貪固已成風而長安書帕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旣賸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歸耳謂宜以後穢迹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實而後具奏追贓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聽囑受賄曲爲庇護者容臣參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故曰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臣旣以之自責矣司官所與共用人者也臣欲遇各省直司官之缺發單于其省直之卿寺科道及吏科河南道掌印官令舉其才品堪任者數員請旨點用務極一時之選至于掣籤之法自上古以至我朝所未有自萬歷年

間始用之以示公其初卽不能行遂有造籤之法討缺者無不如意御史翟學程之疏至以爲可笑良亦無怪其然苟卿曰探籌投鈞所以爲公上好曲私則百吏乘是而後偏此假設以見行法之在人也而不意天下之果有此事也似宜變之以復祖宗之舊臣必不敢徇私司官無不相信卽有徇私者亦以不能率屬治臣之罪必無所怨夫人雖爲善必得天之心而後利有攸往陛下猶天也伏願鑒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敢望陛下行之人不可用者必不敢望陛下用之可行可用而狗馬之誠不足以動天心煩瀆則恐得罪默而息焉則衆皆責備之以爲持位保祿無面目以立百僚之上伏惟聖慈察之採擇其中臣遵奉施行幸甚幸甚天啟三年閏十月二十二日上二十五日奉聖旨國制陞遷皆須積俸今一歲數遷猶干進不已有司官賊私狼籍形于彈章率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七

六

從輕處法紀何在這所奏徵貪抑競併久任巡撫等項深切銓政俱依議行卿老成清正一意主持督率各屬務挽積弊稱朕委任至意

議裁代歷濫糧疏

題爲議裁代歷濫糧監生以清姦弊以肅部體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祖制監生歷事之設以其繇成均教成分撥部寺使之歷覽曹規嫻習吏事升堂而罄折執役則矜嚴所以豫儲其民社之品而優之也故在聖祖時有不拘之資格有不次之遷除豈非以其觀型親切摩礪老成而致然哉若今之所謂歷事監生則何其不然也自國子監咨送到部當闔撥時十已亡二三矣及分歷各衙門并十亦無一也公座走班是音沓然督之不來罰之不懼其一二或至者率皆雇倩頂替優孟叔敖猿猱而衣冠者也初猶別

衙門或然而今本部亦然其辱部堂甚矣又焉用此而且冒支祿米以國家作養之資實奸黨谿壑之腹此而不覈長此安窮今議頓清積弊則請令國子監監滿各生仍照兩月一次督送名數入部盡將正歷粟監類送戶工二部每名依例納銀納訖給文赴部以憑上選至雜歷寫本清黃等欸所從來久難以遽裁當量每番人數多寡分送各衙門但既係納鏹無人食糧各衙門不用開造如此則歲可得萬餘金省米亦數千石彼既築輪此復剔蠹於貲郎固不失本色於部寺亦無損大體至於舉人歲選恩貢合無仍令親歷各衙門以無廢舊制勤者開糧曠則弗予必歷滿而後付選無徇顏面可耳查得歷事監生國初止有正歷其雜歷因各衙門奏討而設也則正歷應多雜歷應少派撥繇國子監原有定額第恐此法一行游移百出人將憚正歷之實輸而趨雜歷之詭匿

乾坤正氣集

卷二 皂七

七

則又叢奸矣合無移會國子監撥送部堂之日派定正歷若干雜歷若干名使猾者不得趨避其閒庶國體部規爲兩得之相應呈請定奪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自履任以來未嘗見一監生昨十六日閩撥數百名鄉黨熟識者皆係替身即替身到者六十一名耳旣而聞有一人而代數人出而復入者替身亦未全到也不得已照衙門分撥則替身皆到包攬食糧臣等相與歎息法紀之壞至此殆不可收拾矣正例納銀本非祖制但政繇俗革通則可久且此來海宇多兵荒之虞諸生同內顧之憂其打點雇覓亦有不得已者雜歷旣可納銀正歷何爲不可據議所以體諸生之情祛吏胥之弊于銓政不無小補伏祈聖明裁擇勅下戶工二部酌議施行天啟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上初四日奉聖旨監生代歷極爲弊政這所奏俱依議行

朝覲合行事宜疏

題爲朝覲事考功清吏案呈照得天啟五年正月初一日天下諸司官員又該朝覲之期所有合行事宜例應預行知會案呈到部臣等竊惟治天下之道一言耳安民是也人主行之則國家安人臣行之則身名美此甚易知甚易行也古之帝王視民如赤子建立公卿大夫百執事以煦嫗撫拵之而猶恐在外之臣有不能奉行德意者乃屈萬乘之尊三年一巡狩問其能安民與否而黜陟之巡狩之後羣牧四朝又奏言而明試之其視小民若此之重也淳古旣遠巡狩之事不可行矣今之朝覲則四朝之遺意也我國家于腹邊地方各設巡撫巡按言其代天子巡行以安小民也然必布按司道府州縣官皆能潔己愛民而後小民得安而府州縣官尤爲親民布按司道官主察府州縣官之治狀以報之撫按而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七

八

達之部院以俟黜陟者也昨者萬壽聖節各處司道進表官至例有報部賢否冊堆積如山臣等取其一二觀之大小甲科之官皆大賢也鄉貢之官間有疵議其卑冗小吏乃多劣考耳臣等以爲此冊作之則抽黃對白徒事雕蟲造之則汗牛充棟祇堪覆瓿吏治之虛僞如此小民何繇得安今甲科之塗極重起家甲科者尊卑長幼皆同袍也而其中又有鄉里親戚門生故吏通家朋好雖知其貪酷皆不肯言而科貢之官則又有弱顏媚態巧立于呈身如飛鳥之依人者則不肯言而又有狙上官之好而投之無不得其歡心者則不肯言而又有權豪之所囑託則不敢言而又有不藉他人其機術鋒俠足以起風濤成鬪變者則不敢言是知縣而上至于司道莫非循良卓異其爲不肖者甚少以此而蒙蔽撫按坐之濃雲厚霧之中惟其言是聽非惟蒙蔽而又把持之其所舉

刺非其所報者不敢用一人是齊心以害小民也小民不安則禍亂起而國家不安是齊心以害國家也夫臣子受聖上之恩而齊心以害國家率緣士風之壞知有富貴而不知有忠孝以至于此今小民已塗炭矣國家已杌隉矣明年大計若復彼此敷衍沿襲故套所糾劾以備考察者皆卑微之官孤寒之士愚拙之人而大貪大酷皆得漏網考察往返爲小民之煩費甚芒而毫髮無益于民安用考察爲也臣等必不敢抄謄塞責廣詢細訪果有真見卽行斥降事完通查開報之失實者參奏處分伏惟皇上加意窮民貪吏追賊之令不啻再三而臣下莫肯奉行此臣等之罪也臣等卽不自徇私而任他人之徇私不敢執法以市恩而保位此鄉愿之行而巧宦之精者也聽科道官糾劾以爲不忠之戒其他應行應革事宜歷年通行臣等益加毖飭相應題請合無恭候命下本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七

九

部照例填給勘合順付公差人員齋去兩直隸十三省布按司府等衙門知會并移咨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遵照施行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

計開

一士人之不貪猶平民之不盜也僅可爲人非奇節也今士人一爲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問其所以率繇條鞭法行錢糧經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羨餘加派在其中矣而數年來又以軍興加派則加重收而取羨餘是加派無已也有司之貪如此民安得不爲盜小盜起而大盜隨之皆有司爲之筭也而又以剿戮爲邊功幾于無人心矣今次考察不必舉卓異以開鑽刺之門惟照先年舉廉吏之法而精之每省卽一二人不爲少臣等體訪真的紀錄以

待異擢

一各正官入覲印務須委官署掌諺云署印如打劫此語以爲太過今則成眞實語矣始而盧州縣佐貳之貪也而易之以教官教官猶佐貳也則又易之以府佐府佐亦未必皆廉且印多人少于上官無術而下民無命矣計惟慎擇其人但令看守倉庫不許徵收錢糧接受詞狀各處張掛告示不許小民交納投遞入覲官事完之日臣部嚴限令其赴任違限者撫按官參奏議處

一從來入覲之年皆禁書帕而書帕日多其未入覲之先固已絡繹不絕矣而都門相見尤爲必不可廢者古言人道通功勳成交際者人道之所以通也匏葉可以成禮木桃可以抒情今則豐縻精巧以結權貴是賄賂非交際也與者受者皆縉紳士大夫國家之賢才至煩明旨嚴禁則亦不可以爲士大夫矣此臣等所不忍言也若猶有如向日之爲者倘一敗露則亦不敢以含咽爲長厚

乾坤正氣集

卷三 原七

十

也天啟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上二十一日奉聖旨是

重地需人不宜議裁疏

題爲重地需人甚急督撫不宜議裁懇乞聖明急勅廷議仍簡才望之臣以資彈壓以奠封疆事該吏科都給事中程註以薊遼總督聞憂當去臣等方議推補而樞輔孫承宗疏至爲詳酌督撫事宜以復成法以一政柄事是日遂止不推及偏沅總督楊述中己經予告或欲裁去總督或以貴州苦于無餉欲另設按臣專管督餉或欲于貴州按臣加一勅書兼督川湖之餉具題奉旨下部院會議臣等查得會典先年薊遼有警間遣重臣巡視或稱提督及嘉靖二十九年以虜患始改爲總督薊州保定遼東軍務鎮巡以下悉聽節制至三十三年移駐密雲而巡撫駐薊州防秋則駐昌平是薊遼總督原爲虜患而設今虜患方啟自無可裁之理即樞

輔之疏亦非以爲可裁也其疏不曰皇上必不欲臣離關則請且不推經畧總督只以臣一人督兩撫臣乎又不曰往日經撫以議論紛紜致失疆土乎此其意可知也當遼左淪陷之時在位者人顛恐爲保妻子之計樞輔不勝勁忿自請行邊此其忠義激烈一日而感于神明聞于天下匈奴之膽落萬衆之心安祖宗在天之靈無不欣喜假令祖宗朝一聞虜警輔臣有自請行邊者則必不設總督矣夫總督之設爲節制鎮巡以下也政府之柄豈不更重也哉然則節遠總督在往日則不可裁在今日則不可推此事之無可疑者也榆關之事皇上得樞輔而委任三二年來東夷不聞傳箭西虜未至跳梁毛文龍時有捷書此其效可觀矣今舊督臣以制歸樞輔實兼將相之任弭節移駐及巡撫所宜居一切撫賞防勦惟相其機宜而行之以俟全遼恢復奏凱還朝之日乃議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

七

設總督似無不可者至于偏沅總督合楚滇黔三省之兵餉而兼理之不見于會典惟萬歷年間征反播酋乃有撫臣事宜旋止正如總督之設以貴州用兵之故也科臣謂偏沅一帶土司環伺而待命兼以數百里獷悍之苗非設一撫臣不足以彈壓之此亦不易之論但貴州之軍士枵腹而荷戈待餉甚急撫臣之設談非容易不若選擇風力臺臣奉勅邁往專管督餉以救百萬生靈之命非小任也餉足而後兵強乃可以卻敵非小功也于計似便均祈聖明裁定如以爲可勅下樞輔一意安攘督撫可且不推偏沅巡撫容臣等慎擇推舉督餉按臣都察院遴選而用之盪平之日卽初差者亦照近題事例卽轉京堂以勸忠勤天啟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上二十三日奉聖旨是邊事重大督師輔臣承宗旣自請担任總督官依議且不必推 夷叩關督臣象乾還著料理撫賞候

事完離任偏沅巡撫督餉按臣便著推用

舉用名德舊臣以光聖德疏

奏爲舉用名德舊臣以重廷推以光聖德事昔周公之諫成王曰無遺壽考壽考者舊臣也嘗効忠于先王者也是時成王蚤登大寶意者喜新進而遺老成乎此亦人情之常是以周公戒之如此我皇上圖任舊人卽位以來求之如不及麗眉皓髮多列崇班皇上之心卽堯舜之心超絕常情億萬矣頃者南京吏部尙書北京戶部侍郎等官缺臣等會同九卿科道廷推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鄭三俊等三俊等皆蒙欽點惟元標未下元標者以皇祖五年成進士刑部觀政卽論劾專權奪情之大臣而廷杖遣成者也皇祖起之而未竟其用上擢爲總憲以講學被小言而去舉朝皆望其來臣等與諸臣其推之未能卽得俞旨以皇上知人

乾坤正氣集

卷二 七

七

之明同于日月豈猶有疑于元標之宜推乎夫元標釋褐之始卽捐軀以爲國家其忠孝宜推也俸祿之外囊無一錢書帕不敢入門其廉潔宜推也可仕若狹其山林可止卽忘其軒冕其恬退宜推也夫忠孝也廉潔也恬退也皆今人之所不足也元標用而士類有所矜式其裨益朝美多矣元標之講學豈迂也哉今之人正苦不迂耳求美官則腐至見危事則死脫不迂故也今之義類未有不以元標爲可推者也夫人臣不遇堯舜則無望耳遇堯舜則望之無已萬幾之中有一事之未盡善則不敢不爭也一事之中有一毫之未盡善則不敢不爭也以元標之忠賢皇上猶不卽用則是捐軀報國者不足信也以廷推而不卽用則是舉朝皆不足信也無乃非堯舜疇咨急賢之意乎臣等自知至愚不肖何足見信于皇上然職在用人殊無以施面目日倭狂惑不能處心若皇

上所推不當則甯治臣等之罪而不敢垂頭塞耳爲海內之君子所譙讓倘蒙皇上沛然易吁咈爲都俞使千官抃舞臣等不勝仰天叩祝天啟四年二月初一日上初四日奉聖旨鄒元標年已衰老前在朝中行禮艱難朕所目擊況畱銓重任亦要朝陵湯勸恐非所宜還著另推來用

袁遲宜去疏

奏爲袁遲宜去仰祈聖慈允放以全恩禮事臣聞聖王井田之時野人六十而還田爲其不可以力耕也卿大夫七十而致仕爲其不可以趨事也又曰七十老而傳言以家事傳之子孫也夫家事且不能辦而況于國事乎臣今年七十有五歲矣無論行能卑陋不足以當統均之任數年來脾胃日弱不食而飽強食則病所苦非一雖勉強効職曠廢甚多且知人而後能用人博訪而後能知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

三

人臣公事甫畢卽困頓而歸私寓恒不見客客來亦不能往世豈有居山濤之位而習嵇康之懶者臣之病舉朝知之矣延醫傳懋光等治之亦覺有效稍稍勞苦則病夜則穩臥晝則病乃知臣老矣非病也臣有外孫柏鄉縣諸生張庸周二十餘而通五經抗志希古可爲他日之才臣比聞其天折不勝悲愴臣于是乎益老矣夫病可以藥艾而愈也老則無復壯之期臣遭際聖明起自荒野驟躋上爵壽至七十五豈有遺恨第恐旦夕不可知皇上至仁之心未免惻然動念耳臣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欲盡力以報萬分之一而無力可盡求去萬非得已懸車已晚未足以爲恬澹誠欲及視息之猶存匍匐一望闕廷叩首而去伏祈聖明鑒臣之愚一字不欺垂慈允放不俟屢疏臣退有餘榮感且不朽矣天啟四年二月初十日上十一日奉聖旨卿碩望宏猷蒞事三月銓政一新

何乃遽有此奏部務繁重卽出料理以副倚任該部知道

詔恩不敢濫乞以光孝治等事疏

題爲詔恩不敢濫乞准滿原許移封懇祈聖俞以光孝治等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等衙門司務等官沈紹僖戶部司務王有翼兵部司務苗自成孫元化刑部司務趙濂工部司務李志道都察院司務張其光蘇夢龍奏稱竊惟誥勅之給原以榮最績之勞臣故惟考滿者得之又惟遇有特恩准照考滿例者得之伏讀皇子誕生恩詔一欵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未及三年考滿者給與應得誥勅政爲遇恩之得比考滿耳論臣等之官雖幸滿止封本身而論臣等之封則往例必移臣父祇今幸遇特恩又復匿爲已有臣父何用此忘親之子皇上亦何用此忘親之臣乎將母來諭旣不敢言爲父乞恩其何容已況臣等原有移封應得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七

西

舊例伏乞勅下該部將臣等本身勅命移給臣父則後已而先親臣心亦愜取子以與父國法自存矣等因天啟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天啟四年正月初五日科抄到部送司又該國子監監丞等官金維基博士張鳳奇助教黨修吉孫世恪董天允姚士儒徐伯徵學正蔣尙茂顧民畧王永興學錄聶雲翹典簿王象良典籍陳烈奏稱臣等聞國家封典之制及於臣又念及於臣之所生臣子遭際之奇榮於身尤莫榮於身之所出蓋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而君之止仁臣成其孝惟不值非常之遇故莫伸無己之情茲者聖嗣篤生天人胥慶天顏有喜聖澤旁流臣等伏讀恩詔一欵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給與應得誥命臣等乍聞之而忻忻於色轉思之而戚戚于心身是燦然華服而親仍是黯然初服在子情固所不安身與諸臣同列而親不與諸臣

同榮卽聖心亦有未忍際此曠恩移封猶靳非所以優儒臣而需異數也同一恩光畧轉移間臣職子情兩安而無歎伏乞聖明勅部具覆推廣錫類之仁曲成不匱之孝以光曠典以暢羣心則沾被之澤與天地同寬而矢報之忱當頂踵欲放矣等因天啟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天啟四年正月十一日科抄到部送司臣等覽其疏不勝蓼莪之悲夫覃恩者言其周普而無遺也是以恩詔文官自一品而至九品未三年而比于考滿皆得誥勅聖朝之以孝治天下如此乃吏部等衙門司務國子監監丞等官沈紹僖等皆以九品考滿之例止封本身俱上疏欲移封於其父卷查天啟元年行人張訥等恭遇覃恩以八品止封本身奏改從七欲得全封父母已蒙俞允官品久定而猶改之皇上體悉臣子之情可謂至周渥矣今紹僖等官居末品不得進

乾坤正氣集

卷二車七

五

越以望全封而顯榮父母之心固盡人子之所同也昔孔子之諭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此之謂要道也子已有官不待封而後爲官也父未有官值可封之時而又遺之則父子皆不悅矣似非所以盡得萬國之歡心也諸臣援考滿之例以請自聖慈之所必俯從者臣等竊以爲父母之恩一也旣不忍遺其父亦何忍遺其母合無自今八九品文官遇覃恩考滿俱得以本身之官移封移贈于其父母其父之官高于子者得以進階不必陳乞此臣等所以仰體皇上不匱之恩而願大小臣工皆移孝爲忠以報皇上罔極之恩者也伏惟聖裁天啟四年二月十五日上十八日奉聖旨是

敬陳銓政無辱部體疏

奏爲敬陳銓政變通之宜以漸復祖制無辱部體事臣等入部以

來見科道官條陳多詆訛司官者而科臣熊奮渭臺臣李喬嵩皆言文選考功司郎中宜不拘資序採望而久任之正與臣等之意合然猶未及于司官之無人也夫千金之家必有紀綱之僕令之招選羣僕以分辦護之任而後家政克修羣僕不備則必有所缺若有其人而呼之不應畏火伴而不畏家長則紀綱亦虛設耳其家鮮有不敗者臣等不肖蒙皇上以爲吏部此周之所謂冢宰者也每誦周官之言曰統百官均四海不待循省而汗涖然沾背矣誠自知其闇劣不勝任况外察伊邇當此危亂之時用人更急欲得衆賢爲屬以助之而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勳有見郎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進而令之代庖卽代庖亦數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廢弛臣等雖有盡忠之志而不能自行昔

時司官每省直恒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徧歷四司恒再請告在署者欲請告則預招在籍者來不待起補彼入則此出是以恒無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爲郎中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暫缺偶乏人則從他部調之陸光祖鄭汝璧等是也近年出署者皆薦人自代展轉相引議者遂謂其有頂首之銀是以臣等每遇員缺發單咨訪所以爲諸臣絕疑謗之端也而舊者人日以多資日以深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遽至是道喝而望三危之露也故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尙不足以滿多缺而猶慮其拘于循資之說曰某某在吾前也雖奉旨點用而埋根不進是君命召不俟駕之禮第爲資深者而設也其勢必至起補于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年代庖考察期迫馬上催促管察者來而苟且完事如科臣之所言者是以臣等不得已而就近推

補命下卽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避之可耳先年呂坤黃克念皆甯陵人而同時司汝霖傳作兩皆江陵人而同時此臣南星之所親見也行之此道旬月之內而四司俱滿矣文選郎必管六選而後內轉考功郎一年而內轉不必管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察則察完而後轉以見爲銓曹者競于職業而淡于榮進也然司官殊亦難作典選尤難人人皆欲美官皆欲速化既自求之又爲其親戚故舊求之或非親非故而有所以求之皆求之典選者典選者一人耳不能盡如多人之意但以一二語譙詬之而杜門求去矣臣等慎簡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以陞除相托者一一與臣等斟酌之如振拔淹滯昭酒寃抑正臣等之所樂從者如畏勢徇私卽行參處或以任怨招尤卽爲查明畱用必不聽其引避如張

乾坤正氣集

卷二頁七

七

鳳翔而舍一賢司官也臣等見御史劉四端參尙寶司司丞黃正賓之當知止而曰今推尙寶司少卿矣蓋臣部擬推正賓以少卿緣大選急選之煩未暇上疏也夫正賓雖起于賞郎然曾建言國本廷杖爲民以恩詔起用雖被指摘皇上言其有功而徑畱之此亦人臣之異數也豈概施于賞郎小臣哉夫有功者有功于皇考也臣捫心自思人有効力于臣之祖父者自不能忘况以皇上之大孝乎夫任子者其先未必皆有功于國家也負床而卽有官往往至藩臬豈必成進士人臣捐軀以爲君父其功大非有大罪必不可棄也正賓之推少卿本臣南星之意恐外人不知而以之誣訛司官不敢不爲一言司官陞調之事臣等所得自行而俗情之蔽錮已深所謂畏火伴而不畏家長者也輒復溷瀆聖明求得嚴旨亦足以明臣等之不肖矣至于黃正賓之推如聖意以爲可臣

必不敢因人言而變其初念也均乞採擇施行天啟四年二月二十日上二十三日奉聖旨覽奏司官陞調推補等事有裨銓政且係舊制卿自酌行其任事賈怨致被挾私指摘的從公主持毋聽引避黃正賓昨已有旨還著原擬陞用

革乞恩空選恤困窮疏

奏爲革乞恩空選以祛姦弊恤困窮事臣等每當大選之期聽選諸人紛紛控訴皆言本以久次入京謂當卽選而守候益久上首之人益多衣食乏絕恐一官終不可得而爲異鄉之鬼悲淚嗚咽不忍見聞其人大抵皆吏員也流品猥雜巧猾多有臣等愚暗既不能燭其隱微之弊乃併其公然壞法顯然亂政者而不敢問則負皇上之任使太甚矣我國家科貢外置吏員一途按臣部職掌納銀充吏必考其文義行移書劄三事俱可取者爲一等二事可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

六

取者爲二等且一考不已又再考外考不已又京考御史考不已又部堂考其間考不中者猶有降參黜退卽中者又參充撥辦日積月累必俟三考役滿然後題給冠帶蓋冠帶若斯之難也至冠帶後又官辦半年回籍又省祭十五六年或二十年到京又守部半年或一年過期者又有壓選覆考時又分別考中不中日積月累必俟各項俱滿然後取次除選蓋除選若斯之難也豈非以其人衆而弊多故隘其塗而扼其進以防濫觴哉迨事例旣開銓政已壞矣乃今又鑿空出乞恩一例而祖宗立法之意蕩然無餘矣初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事完而各衙門輒與具奏以減免其當該省祭官辦考試者後遂有非軍非工非邊而駕言三事者因又有軍工邊外稱勞者因又有非吏非典而徑登其親知使令之白丁走卒者因又有不奏而移咨臣部者總名之曰乞恩不知此恩

向誰而乞豈朝廷之官可爲臣子之私恩邪且乞恩之職又偏得丞簿夫丞簿者朝廷之八九品官也如實歷則吏員正八省察考中者始得丞吏員正九省察考中者始得簿卽援例亦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丞納銀七百七十兩者始得簿今旣不實歷又不援納朝而白丁夕而品官實爵已爲秕政而乞恩則爲怪事矣至於官有定行行有定序前後旣定攙越何從乃今又有空選一例納銀于庫取選于部不論年月不論上下首一有庫收卽可得官於是後者旣空而前前者遂壓而後已壓又空再空又壓貧者何日出頭次序一淆吏弊百出而選法益不可問矣夫吏員無怪耳乃明經正途亦有空者此其人理都盡而可使之立于民上哉總之事例行則實歷三考滯乞恩行則援納與實歷併滯空年行則收卯出序者亦滯此貧窮拙守者所以叩胷而泣血也臣等請自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

五

今冠帶除選俱用舊法乞恩空選者一概停止若夫已空之官每行每選十名搭選二名漸次銷除其明經空選者不得選爲正官夫停止乞恩不必再計理財者卽患貧何至有空選之例夫各吏上糧不問行頭而概齊以三十兩非戶工例乎各吏本行俱二等雜職候選倉巡而州典上糧則從九矣州司上糧則正九矣府司上糧則從八矣道司上糧則正八矣以無品之倉巡視有品之丞簿不啻天淵何止以三十兩銀遂令拾級而上也且納免轉考俱准上糧假令歷役三年者納免之費不過四十金以三十金准上糧而三年之歷役乃止以十金免可乎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糧自上糧而上糧之銀數定照品級爲多寡夫然後以上糧之所加抵空年之所減無損戶工之庫藏而不壞臣部之選法儻亦可乎夫自遼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爲籠括之術至空選而極矣臣等以

爲不若追貪官之賊爲便今世道衰頹士風濁穢貪官甚多有一人而賊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助軍餉民貧徹骨以此而省加派一便也民之怨此輩極矣以此而洩衆怒二便也士風吏治或繇此而稍變三便也夫乾之四德利在其中以義卽爲利也義莫大于懲貪而可以安民易俗何利如之故臣等以爲便伏乞聖明畱神覽察勅下戶工二部停止空年之例勅下各衙門勿以乞恩咨送臣部幸甚天啟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上二十六日奉聖旨是各衙門乞恩及事例空選著通行禁革以一銓政

典銓不能用人疏

奏爲典銓不能用人控籲苦心仰祈聖鑒事臣于二月初十日以衰遲求去次日卽蒙聖旨溫畱臣卽勉出謝恩視事臣受皇上之厚恩何敢言去所以求去者誠見此時中外皆亂而人情邪險雅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三

道幾絕居官者欲周人情必毀官方况吏部乃皇上所使貴人富人處必爭之地者乎今吏部四司惟有主事而無郎中員外目前之求官者紛至沓來如鄧林鳴蟬不可勝聽而轉眄卽爲大計之期是非混淆大費心力文選考功司郎中豈容久缺豈易勝任臣欲破格用人以救然眉之急而自惟望輕恐不足以服羣情不得已于二月二十日上疏言四司官陞調遠者恐不能至欲就近推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至乃以其一避之節奉聖旨覽奏司官陞調推補等事有裨銓政且係舊制卿自酌行其任事賈怨致被挾私指摘的從公主持毋聽引避欽此臣此疏思之三月而後上良亦苦矣今因職方司郎中鄒維璉之調稽勳司臣乃自知望輕果不足以服羣情也臣三十年前之司官也其時司官皆堂上官所自選無咨訪之說蓋朝廷所用爲吏部者必以其公方能用人

也三事九列皆聽其推舉豈其司官十數人而不能自選乎厥後政柄下移陞轉請告者皆引下首所引又未必得人屢被彈劾而外人遂謂其用頂首之金矣科臣阮大鍼曾與臣書曰吏部有秘密藏陰符經言頂首也臣甚耻之是以入部卽上疏言司官有缺咨訪于其鄉之京堂科道而以吏科河南道非其鄉示大公以免頂首之議非得已也臣爲總憲時與鄭三俊同僚一日問以部屬之賢者三俊首舉鄒維璉曰風節學識種種超人臣素信三俊不復問他人而他人之稱維璉者甚多又見其參妖道宋明時疏臣益信其賢遂不謀于人而用之今主事吳羽文再求去曰江西不宜有二人鄒維璉亦求去曰有羽文矣而又聞有從史維璉去者曰是不繇咨訪夫一處不妨二人臣所親見前疏已言之矣司官咨訪惟主事至知縣而止耳然則他部之郎中員外無一可吏部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主

者乎有如維璉之賢臣徒羨之而以非繇咨訪不敢用是郎中員外皆入咨訪而後可也臣前疏所引陸光祖鄭汝璧等皆他部郎中也此外又有穆文熙蔣時馨等以尙寶司丞調皆當增入而後可亦不勝其瑣屑矣聞一調補庶賢無不舉官無久曠舊制之善者也想舉行之初意在進賢或亦未必先奏聞而後啟事聖主不以爲專擅况旣已奏聞而猶欲一一關白聽其頤指乎當此部事匆迫司官寥落之時遠而賢者旣不能待近者又不許用臣如失左右手已成廢物安能報聖恩乎夫鄒維璉者臣奉旨酌用者也而不得用又使二臣皆求去此以後寧能復用一人哉臣不知昔之調部者一處二人者何以外人無議僚友相安至臣而二臣皆欲引選不敢就列此臣之望輕所致欲以何尤但以臣之望輕而使臣下視明旨爲不必遵舊制必不可復臣之罪大矣臣本淺激

欲委曲從凡以報聖恩今以維璉之事知其必不能矣臣老矣可
以去矣如皇上不欲臣去臣請竭力於進賢退不肖以行其良心
他省有孤清介特不求人知者卽拔舉之必不敢隨人穿鼻也至
于鄒維璉吳羽文皆賢者不知何故求去意者以臣老耄不足與
有爲邪抑別有所畏邪其應否遵旨到任理事臣不敢擅擬伏候
勅旨施行臣不勝惶恐之至天啟四年三月初十日上十一日奉
聖旨部務繁重司屬官各有職任豈容懸缺這就近調補及一處
二員俱係舊制卿前疏自明鄒維璉吳羽文既說皆賢且奉旨點
用著卽到任供職不得引避卿公忠任事整新銓政進退人材還
一意主持有營囑不遂挾私阻撓的指名參來重處

催補官員疏

題爲奉旨催補官員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

三

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涂世葉題稱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薦賀煊
起用事情已經奉旨吏部酌議來說查得此四臣者先經臺省論
薦甚多其日在官而建白風生作令而才名彪起獨立不懼而決
志遂甘肥遯持論偶左而爲郎綽有清操雖人多偏鋒才各別具
正不妨取長於短愈以見瑕不揜瑜其言甚公甚確部覆已奉命
旨填補而聖意猶遲疑未決此古聖帝明王慎重用人之意也臣
等反覆思之我朝二百五十餘年節次大典自非喪心病狂誰敢
擅破此例自非其人果賢誰肯冒不韙之名而輕舉以自壞其官
臣等職司銓敍平生直諫之友近者面言遠者貽書皆以不能用
記事等爲臣等之罪記事等一日不起則人心一日不服臣等一
日不能安其位建言者之瑣瀆聖明必不可禁臣等日夜念此膺
中輪轉久矣乃敢補牘上請合無如本部原擬或行人司副或在

京聞散以完前局而更有請者原任刑部郎中後陞汀州府知府沈應奎精忠貫日勁節凌霄不在四臣之下臣等知之甚深不敢當蔽賢之罪輒併舉之或補外吏以需優轉伏祈勅下臣等遵奉施行天啟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四月初三日奉聖旨這在籍久錮各官知卿薦稱一秉至公特准補用典制還當慎守以後不得輕議

議增司屬疏

奏爲議增司屬以便拔賢報國事臣等竊聞聖人作易以開物成務易者變易也道本不易而天下之事有時而窮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變易乃所以成其不易也不窮而變是謂亂常誰能容之我朝稽古建官吏部爲用人之官四司官止十五人可謂少矣又分直分省皆有定額似非立賢無方之義蓋用人重柄也而吏乾坤正氣集卷二頁七

三

曹美官也重柄而多人操之則亂美官而無定額則巧捷者偏得之矣祖制之善如此承平既久駸以廢壞至于今日缺者殆半經年不補有新進而無舊人有代庖而無當徂此亦可謂窮矣臣等酌時宜循往事上疏請于皇上起在籍之近者不拘資序其部司郎中等官有賢聲茂著臣等之所必不能舍者間一調之或一處二人以爲目前蛩歷之助非謂可以常行也業已奉聖旨矣而見在者求去判不肯畱臣等一念拔賢之心乃蒙逐賢之疑良亦甚苦矣人之情固駭于其所乍見駭則生疑疑則滋口語而與鬪變故駭俗而喻之不若其勿駭也然心本爲國何敢以外而妨內日來回環深念吏部四司主事惟稽勳司一人餘皆二人想以稽勳事少之故然今日之稽勳皆儲之以爲文選考功者也臣等欲于稽勳司增一主事在各省直咨訪定額之外官不必備以待一時

缺人臣等所真知其賢而必不能舍者不時推補則一處而偶二人不復可疑而臣等緇衣之好亦得以少伸矣郎署小臣俸祿不多而予以用人甚便行之既久恐巧徇者鑽謀不遂復起爭端曰今既增之某處明當增之某處不可不預爲道破也臣等忠心有餘知慮短淺不知可否伏祈聖明裁定如以爲可勅下臣部施行刊入職掌永爲遵守臣等不勝惓懇待命之至天啟四年四月初七日上初十日奉聖旨這增置司屬官既稱便于用人依議行

勞臣軍功疏

奏爲勞臣軍功已覈聖主恩卹未沾合詞控陳仰祈天鑒事臣等竊聞古者明王之使臣有殫心竭力盡忠以報國者生則迪簡而委任之歿則追命而閔卹之此國家之彝典也彝也者常也言其必不可廢也廢之則爲缺事臣鄉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尙書深夢乾坤正氣集

卷二見七

焉

龍於萬曆三十年正月初一日病故本年二月內該保定巡撫汪應蛟巡按揚宏科會題一代巖瞻三朝耆宿膚功懋著邊陲勇退遂高林壑生前旣負完節身後合被榮施所有應得卹典相應照例查給等因奉旨下部具覆間輔臣沈鯉以爲宜有適值科臣錢夢臯疏論沈鯉波及夢龍遂致停閣嗣後議論渾雜公道晦蝕以至天啟元年夢龍之子錦衣衛管衛事今在籍都指揮同知梁慈備將其父生平履歷軍功備陳哀籲於聖主之前隨蒙聖旨下部該部業將夢龍前後官蹟軍功一一再覈明實以俟部覆適遇禮臣攝署復爾再遲夢龍孫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左右都給事中以至兵部侍郎所至皆著功勤有名迹不敢瑣述以煩聖覽其掌銓之日淺未得有所建立至其爲薊遼總督四年本兵調度二年所立首口數至五千所修臺墻數幾百里軍功彰著在

人耳目又係奉旨准致仕馳驛回籍身後應有卹典於見行條例
允合而部覆之耽延至今者其說無他止謂其爲江陵舊相之門
生耳舊相已經籍沒出其門下者悉遭累害今公論昭明其稱其
功在社稷補給卹典矣況其門生乎且夢龍當舊相柄政時實未
嘗附會行一敝法未嘗詭隨傷一善類今在朝諸臣多有知者彼
沈鯉汪應蛟皆正人豈阿私者哉凡事相形則易見今天下東見
侵於黠口南受辱于逆酋事煩政重民窮盜起皇上宵衣旰食求
一籌邊任事之臣而不易得則皇祖初年中國又安四夷賓服謂
非其時仗鉞筦樞之臣竭忠宣力之效不可也皇上孝思純篤有
臣功在皇祖而忍令其寃宓之事與士庶無異乎近奉嚴旨子孫
不許紛紛陳乞夢龍係一品大臣軍功懋著准致仕馳驛回籍有
功無罪身後應得卹典非希覬望外者比而先經撫按題請茲于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七

五

龍飛首歲上疏奉旨下部該部覆查履歷軍功皆已明確尤非遠
年混擾者比伏乞天恩勅下吏禮二部卽爲照例查覆特加優卹
臣等眞知夢龍在國則爲忠臣居鄉則爲善人今其子孫如梁慈
輩皆孝謹有萬石之風而慈以父忠未白鬱伊致疾遺榮里居臣
等甚憐其志用是爲之合詞以請倘蒙俯鑒臣等之非私特准補
給使天下萬世知聖主卽天也善人必爲天道所興忠臣必爲聖
主所念其于勸臣厲世所裨益豈淺尠哉臣等不勝仰企翹望之
至天啟四年四月十八日上二十一日奉聖旨梁夢龍旣公舉忠
勞且軍功已經勘明應得卹典著該部照例題給

司官不肯爲用疏

奏爲司官不肯爲用請旨詰責以尊朝廷事臣聞孔子以冢宰爲
成道之官其說在答魯公之問政也曰人道敏政言用得其人則

人道成矣而後可以立政然必自處以道而後能用人臣自入部見司官多缺有敬陳銓政變通之宜一疏欲就近推補不拘資序及一處不妨二人引他部郎中陸光祖等之調吏部及呂坤黃克念等之同邑同僚于二月二十日上疏已奉旨允行矣蓋臣間兵部職方司郎中鄒維璉之清方敢任久矣欲用之于考功以管外察而吳羽文之賢臣復不能舍也是以預爲之地及維璉用而羽文杜門求去臣不得已而上典銓不能用人之疏以二臣應否遵旨到任爲請節奉聖旨鄒維璉吳羽文旣說皆賢且奉旨點用著卽到任供職不得引避欽此于是維璉遂入稽勲可臣意羽文可以無去矣而求去益力及調維璉爲考功司郎中而維璉上疏力辭奉聖旨鄒維璉着照舊供職小臣不得瀆陳該部還嚴行申飭欽此臣意維璉可以供職矣而杜門不出也臣不得已而上疏議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

美

增司屬一員亦奉聖旨依議行矣臣意二臣皆可以無去矣而聞其相繼出城以示決去之意臣于是乎絕望于二臣矣夫臣之所爲非創行也然必預請旨而後行之二臣不遵也又爲至再至三請旨畱之臣遭際聖明擢至今官用賢乃其專責而乃一一瀆瀆宸嚴臣實自厭其瑣碎自愧其罷軟夙夜戰慄幸蒙皇上鑒臣愚忠咸得俞旨而二臣竟不遵也且用一維璉而併逐羽文用一考功而併失職方欲拔茅而連茹乃刈葵而傷根豈不痛哉維璉之疏自謂君恩未報慙負天地而又恐孤心無解于人言是寧負君恩負天地而必欲求解于人言也豈不異哉夫天子之命父母不敢抗也父母之令朋友不能阻也二臣遇聖天子拔置榮要其父母寧敢令之辭避乎非惟不敢令之辭避而已亦必幸其子之才而得志也豈可畏朋友而望順親乎二臣之自處幾不以道矣此

通蔽之相妨也所最可駭者引章惇之攻蘇軾蔡京之錮司馬光等以爲喻以致同鄉疑恨各出私揭唾弄汚詎違明禁而不顧遠近喧傳以爲怪事且人臣求去自宜候旨何乃輒自出城臣苦留之而日不出城則人以爲戀戀一官也夫明時可戀豈爲一官哉二臣畏人言而背明旨欲潔身而忘大義法宜參處但二臣自以爲人所逐如拔眼中之釘必不得留逢人控訴而不以告君父不宜令之隱忍含糊以去爲終身不平之恨千古不決之疑非成道之謂也伏祈勅下二臣詰責何以不遵明旨當英賢濟濟之時誰爲章惇誰爲蔡京明白具奏以候聖明裁奪臣不勝愧赧喋息之至天啟四年四月二十日上二十三日奉聖旨卿秉至公補用司屬鄒維璉吳羽文有何迫情輒欲決去本內引章惇蔡京所指何人俱著明白具奏且用舍進退出自朝廷豈得抗旨潔名成何法

乾坤正氣集

卷三頁七

七

紀鄒維璉吳羽文查果候旨姑從寬議罰如已徑行著照例重處不得姑息

衰病不能供職疏

奏爲衰病不能供職懇祈聖慈允放事今年二月初十日臣上疏言臣年七十有五老矣稍稍勞苦則病恐廢職業于禮當去旋蒙聖旨溫留臣卽出謝恩視事迨至三月推陞大選教職四月卽推陞有司及急選大選考覈給繇各官擬定官銜闈撥吏役諸事委乎一時執簿查點手書姓名凡二千餘人勞苦太過至二十五日事竣而臣遂病頭目昏暈飲食嘔吐舊有腹痛之疾遇寒輒發今當盛暑尙著春衣動卽流汗風來感之冷浸肌骨輒復作病得熱藥而愈又成秘結衰殘至此王喬徒有丹訣扁鵲亦爲庸醫先是擬以二十七日考試聽選監生而臣先一日註籍今且半月矣四

海九州之人集于闕下冀得一官貧乏者甚多以臣杜門選授無時萬人嗟怨臣心如何自安今部中之事必不容緩者皆于私寓僉擇用印臣昏憊日甚已不能理至于會推大僚必不能出雖欲勉強職業以報聖恩而氣力已竭無可如何謹再疏求去伏祈慈允如以臣忝爲大臣不忍遽放所有印務祈命侍郎署掌以待新冢臣庶免曠官得以無罪而去臣力疾陳詞中情悲慘伏惟皇上憐之天啟四年五月初十日上十三日奉聖旨卿公忠任事倚眷方旰何遽稱疾言去部務繁重目前會推選授等事更難稽緩卽出料理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祈禱雨澤疏

奏爲祈禱雨澤事臣以老病求去奉旨未允臣偃仰私寓已不能出方且疏再辭蒙皇上以天氣久旱遣臣分祭社稷臣仰體皇上

乾坤正氣集

卷三

五

憂民之心願竭螻蟻之誠奈臣頭目昏眩恒如在醉夢中而又飲食爲害腹痛時作燥濕不均起居無度既少清明之氣又乏強力之容恐不能成禮以辱欽命用是不得已干冒宸嚴以求改遣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爲此除另本求去外天啟四年五月十八日晚上十九日午刻奉聖旨祭告期迫卿遵旨行禮不必改遣該部知道

老病已不能畱疏

奏爲老病已不能畱懇祈聖慈先准辭卽以無妨部務事臣比以老病上疏求去蒙聖旨卿公忠任事倚眷方殷何遽稱疾言去部務繁重目前會推選授等事更難稽緩卽出料理慎勿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卽設香案扶曳叩頭謝恩復莊誦聖旨感激流涕至蒙任事之褒臣迂滯懦弱而叨掌邦治所謂統百官均四海者也

今百官何如四海何如念之卽當愧死不必更言老病矣臣自壬戌蒙恩陞太常寺卿及工部侍郎皆以老病疏辭其時七十三也未蒙俞允臣不敢固辭乃濯纓佩環而來非不老不病也今七十五矣年則益老而加之以勞苦安得不病臣雖忝列衣冠而天性朴陋猶田野之人也不能爲巧言飾詞未老決不言老未病決不言病但能任事決不言不能今則眞老眞病矣食粟飲水皆屬勉強安能任事卽如考試監生一事臣腹痛恒不可忍頭暈便欲僵仆安能守之竟日篝燈閱卷面定其職銜三四鼓乃已于事而竣乎諸臣多勸臣畱者壯健之人固不知老者之苦也臣少年食人一飯至今不忘豈其能忘聖恩但筋力已盡欲圖報而不能眞無如之何耳銓部之進退人材乃士風清濁民生休戚之所關不容一日停閣今臣之杜門二十餘日停閣甚多矣祈皇上命侍郎李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

无

騰芳署掌印務料理會推等事臣雖不能畱然可以不悞皇上之事庶幾無罪臣非求安逸也自古忠臣孝子未有不勞苦者也惟至于年老不能勞苦乃不得已而安逸耳故聖王制禮人臣七十而致任苟非稟賦特異老而益壯者不忍強畱乃敬之也非棄之也伏願皇上行古聖王之道使臣以禮而去偷閒習靜蛙消禽戲以終天年臣不勝悲鳴懇籲之至天啟四年五月十八日晚上午九日午時奉聖旨銓衡重任卿秉公用人朕所深鑒方望定力主持何乃引疾謙退部務繁重著該司官敦催卽出視事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

言官阻抑用賢疏

奏爲言官阻抑用賢甚可駭異不得已而籲天以據孤憤事臣比者以老病再疏求去原非假托老病之人旣無好懷而加之以異

人歎世憂毒熏心自不難于立枯豈復有富貴功名之念哉此臣之所以求去也奉聖旨銓衡重任卿秉公用人朕所深鑒方望定力主持何乃引疾謙退部務繁重著該司官敦催卽出視事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臣不敢再辭卽謝恩進部然惶恐殊甚臣之用人萬萬不敢徇私第衰年綿力身在風波震撼之中不能自立安能主持用人以副皇上委任之至意乎臣自入朝卽聞鄒維璉江西人也江西道學節義之區臣意其同鄉必彈冠相慶也而給事中傅樾陳良訓等譙詬週之必欲其去已不可曉矣賴其鄉之先進委曲媮解維璉乃到稽勳司任臣大喜自此無譁矣及調考功司而譁更甚傅樾遂上疏參僉都御史左光斗及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以爲邪臣此二臣非錄錄者也人皆知之無庸臣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三

之稱譽也而又波及汪文言嗟乎過矣及御史袁化中等之疏出而是非已明維璉擬以五月初九日到考功司任臣益大喜而先一日有御史張訥之疏曰躍冶之銓郎數煩異命之招呼夫維璉之到任繇臣請旨督趣不敢不從何謂躍冶招呼乃鴻臚寺之事以聖旨爲招呼出于何典此疏出而維璉遂不敢到任草一辯疏求去臣又以抗旨責之改于十五日到任其所覆諸疏折衷極其明允而立意主于寬厚臣益大喜幾失此人而陳良訓條陳錢糧言及人情奔競賄賂公行每一番計典必有一番營求及髡鉗亡命毀譽摩牙等語維璉疑其誚已也而又向臣求去臣諭止之以爲此時人情原自奔競譬如淫風流行之時豈無靜友何忍以刺淫之詩爲已而作也然考功司管計者也而又當大閱之後安得無疑今外有橫強內多賊民海宇騷離可謂無象之亂矣爲臣子

者宜念皇上之憂辱同心戮力共濟時艱惟日不足臣自三月初五日調用維璉今八十餘日矣而舌戰未已是無時而已也畏人歎世之不暇而何暇營職且自此寧復敢用一人乎且維璉而果邪人耶臣之用維璉而果以賄以瞞耶或左魏二臣而有私于維璉耶則宜指實明參之今明知維璉之賢也其進非繇邪徑也而但隱語嫚罵使之一日不得安其位臣亦何能自安每相對黯然無色好是正直而思白塵之憂升于天階而有窮塗之哭豈不苦哉臣以用賢之故而累及于正臣決及于無辜舉國不平而臣靜默以待風波之定至今八十餘日不爲不久矣事繇臣起又何所待而不言乎將待左光斗等之去而後言耶臣老矣光斗等皆壯年正宣力之時無可去之理臣自無可終默之理況事起于臣臣亦不敢無言輒以愾億之愚直陳于君父之前萬不得已更煩天

乾坤正氣集

卷三屯七

三

語訓迪諸臣借于大道左光斗魏大中鄒維璉勿萌去志其襄計典臣迂闊多事溷瀆宸嚴至于再四自知無益于時徒使庶官不和非惟老病而已臣自此不復有言矣伏惟聖明察之天啟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六月初一日奉聖旨卿秉銓公正朕所鑒知鄒維璉既稱職得人左光斗魏大中心迹自白都著照舊供職卿更不必介意大臣凡事主持有何嫌疑可避以後再有挾私煩言阻撓銓政的卿便會同部院九卿從公參處以杜紛擾

老病必不能畱疏

奏爲老病必不能畱再辭印務懇祈天慈矜宥早故事臣屢疏求去非有他故也不過以老病日甚而已老者數之將盡也病者生之陸危也臣今兼之此不待言而當去者也蒙皇上再三畱之臣氣力獨竭暫寄人間已成無用之物矣卽部考監生當在四月二

十五日大選以前因文選司人少事繁改于二十七日而臣二十六日病不能出今且六月矣選人多貧者凶年粟貴不無餓殍卽不負離鄉遠客冀得一官而杳無試期以臣之杜門而使多人困苦臣則不祥之人也其他部務之停閣不知其幾矣念之憂心若春臣老而加之以病是秋葉將落而過之以風也而又加之以廢時溺職之憂是申之以霜也皇上之畱臣非惟無益恐爲王舜鼎等之續皇上或亦悔其放之不早耳吏部進選人材如人之呼吸稍停便成結脈伏祈皇上卽命侍郎陳于廷署掌印務臣得稍安于心以苟延旦夕而遂首邱之願臣千言萬語不過如此皇上畱臣而臣已老已病自恨福薄命蹇不足以當殊遇仰負聖恩俯違夙心臨疏嗚咽更復何言天啟四年六月初四日上初七日奉聖旨國家多事正賴冢卿表率百僚勤修職業何又引疾求去部務殷繁昨又遣謝社稷卿宜卽出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乾坤正氣集

卷三 七

三

老病已不能畱疏

奏爲老病已不能畱三懇聖慈准辭印務事臣昨蒙皇上以久旱得雨遣臣致祭社稷五鼓詣壇選人擁集于門問臣進部否旣而見其仍回私寓也曰我輩離家守候久矣有典盡衣物者有意日不食者有鬱鬱而歿者不知何時乃得一官半職彼卽知臣之老病無所怨恨臣頑非木石狼非豺狼豈能不動心乎臣若力能進部何苦作此頑狠之事臣之杜門求去遵旨而出也屢矣蓋以自試其精力而困憊不可支持輒復杜門至昨祭社稷而暈頭昏腹痛幾于斷絕如此之人豈可作官而況任重典劇乎今大選已迫矣推陞急選已太遲矣臣以婦人之仁念多人之苦當食而歎伏枕而泣臣非敢求安逸也而力不能勞苦也天不能使臣復壯奈

之何哉臣力疾望闕叩頭祈垂惻怛立命侍郎陳于廷署印理事以恤衰病之臣以活困窮之士此卽如大旱之得甘雨也臣幸甚天下幸甚天啟四年六月初十日上十二日奉聖旨昨卿謝雨復命謂已進部何又有此奏大臣忠君憂國誼切匪躬豈可動思引退銓務殷繁卽如卿奏選人窮迫亦何能安佇望卽出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懇祈聖恩惜老臣之性命

奏爲懇祈聖恩惜老臣之性命立賜生還以無久妨銓政事臣自四月二十六日註籍屢疏求去至于今兩月矣先是臣于六月初十日上疏十二日復蒙聖旨溫留責以匪躬之誼臣叩頭流涕心肝摧剝無何而聞聖心拂鬱不敢具疏竊念禽獸之類亦皆有知臣受皇上之恩如天如地欲報罔極而不知匪躬之誼吏部之長

乾坤正氣集

卷三 七

七

兩月杜門百官四海之事稽悞無限人情愁怨萬衆啓啓而臣亦不知也則是禽獸之不若也臣七十五而始老老已遲矣元氣微弱飲食起居調攝無術臟腑榮衛處處痛楚兼之心血耗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言旋卽忘之書之于紙并所書而忘之此與木偶無異何匪躬之可言乎是以古聖人之治天下仕者年七十而願致仕則聽之誠爲其在世之日無多令得安閒以送餘齒此體恤下情之至所以勸忠也且使其爲子者盡愛日之養免皇魚之恨所以教孝也臣之妻更老于臣惟有一子以諸生受恩廕頗通經書見臣臥則呻吟動則嗟嘆日夕祝天保佑願得早歸今歲秋闈已不願入此亦甚可憐憫伏祈皇上卽放臣歸以印務命侍郎陳于廷署掌料理會推及六月中推陞大選等事至于御史楊建烈議論日多之疏奉旨下該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各官從公

參看具奏此事皆繇臣用一鄒維璉而遂累及左光斗魏大中等
其是非甚爲明白人人知之臣旣必不能出矣聞左都御史孫瑋
有脾胃之疾尙須醫藥則參看無人使左光斗等進退維谷羨浮
雲而慕高鳥卽中書汪文言輔臣之所題也賢者多與之游無端
而納之于黑獄之中亦宜結正其事以服人心此皆釁從臣起臣
不敢昧心畏人而不言均祈聖明裁奪施行天啟四年六月二十
六日上二十八日奉聖旨卿忠清公正朕所深知倚眷正殷何可
言去近來議論煩襍鄒維璉一事牽扯多端殊非政體卿部鑒別
人才旣云是非甚明不必會看左光斗魏大中等都著安心供職
汪文言父事王安改名冒官歛弄賢愚熒惑視聽本當枷號示衆
姑從輕著錦衣衛拏來午門前著實廷杖一百棍革了職爲民永
不敘用亦不許潛住京師以後再有挾私挑激撓亂公論的卿便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十一 誦

指名參來重處部務繁重會推大選擔悞已久卿宜遵旨卽出視
事慎勿再延該衙門知道

籲天求去疏

奏爲籲天求去以免無禮曠職之罪事臣以老病求去至于再四
聖旨畱之愈溫愈切臣叩頭謝恩初則不勝感激今則不勝恐懼
皇上隆禮大臣如此臣乃抗違不出是無禮也無禮者誅雖皇上
憐其老而赦之臣則有可誅之罪矣夫皇上之畱臣豈以臣之情
詞未懇切耶臣固自知其行能乖劣不堪統均之任以此求去則
須懇切乃七十五歲之老臣如老牛之不可以耕老馬之不可以
駕強而使之立見其死耳何必多言臣素有寒疾每冬輒苦腹痛
今無冬無夏往時猶少今晝夜常痛其他苦楚不可勝言人生有
老自宜如此非二豎之侵侮也臣杜門六十餘日何所不思如精

神力量一毫可以勉出何苦冒無禮之罪臣非顧一己之性命而忘國家第舍性命而無益于國家不可以爲忠耳昔齊臣陳不占有義而怯勉強赴戰聞鐘鼓之聲而死漢人劉向作九歎舉以爲譏謂齊無人而陳子不自量也臣之自量審矣不敢使後世謂聖朝無人臣猶豫不去部事愈益堆積代之者雖不臥不休亦不能辦是又臣之罪也皇上早放臣一日則臣之罪一日而悉解是王維所謂日比皇明猶自暗天齊聖壽未爲多者也如皇上以臣有罪而賜之罷斥使大小臣工不敢無禮不敢曠職則更有益于國家臣必無一毫之怨也臣雀立而俟恩命矣天啟四年六月三十日上七月初二日奉聖旨覽卿奏具見敬慎懇切銓衡澄敘流品賴卿秉公主持且會推久停選人鱗集杜門輟務必不能安卿宜卽出視事以慰中外之望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乾坤正氣集

卷三頁七

七

蒙恩再出力挽干進疏

奏爲蒙恩再出力挽干進之習以救時危事臣以老病求去非容一毫虛假也疏屢上皇上屢畱之臣再有言不過老病二字惟有強出供職耳臣之衰拙當此事勢艱危人情汚險之時如牽罷牛而行荆棘泥淖之中亦苦極矣不得復有所隱而不言今之士人以官爵爲性命以鑽刺爲風俗以賄賂爲交際以囑托爲當然以徇情爲盛德以請教爲謙厚聞司官署選者每遇朝退三五爲輩如牆而遮畱之講陞講調講地方講起用旣唯阿矣則又有遮畱者恒至啗乾舌敝而後脫比至署中則以私書至其二五連名作書者謂之公書闐戶盈几占對不暇蟠木而藉先容積薪而欲居上不從則又爲書切責之以爲違公論必如所求而後已然則必欲司官力拄之乎臣皇上之大臣也又老臣也今之強有力者不

貴貴不長長臣以阻抑用賢之故纔一分別是非而惡聲已至區區司官彼視之猶雞肋也曾不能當其一指之彈而望之不畏強禦良亦難矣臣嘗論之萬歷年間近于以強陵弱此時之人近于皮世界書帕長安兩淮運判周士顯居官殊多穢德久不齒于士林立論故爲放言大得罪于名教去年鑽陞南兵部主事臣入部之始已塗抹其文憑近日太康知縣李之茂資俸已深旣稱母病得陞禮部主事矣俄而悔之託人以百金饋臣仍欲考選士風如此公道業已滅絕苟非天骨清挺之士鮮不剝民之脂膏以求華靡民安得不困窮而作亂此劉宗周所以恥之厭之恨之而不肯一日畱之臣乃以老病不去若士人之良心不萌積習不改外察伊邇大貪大酷皆以書帕獲免如汪心淵之事不肖者受賄而曲

乾坤正氣集

卷二 忠七

美

比賢者聞聲而附和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無異適足以敗其平生而無寸補于國家旋當以惡聲去耳夫今之吏部如久閉之宅墻垣頓擗蔓草滿地徐徐掃除當自門庭始而慎選守舍之人則杜于進戒徇私是也夫諸人之所口手而求者大半爲其鄉里耳或其同年故舊要之不過兩京十三省之人臣請發單于司官各與其鄉之在朝者詳加品隲內而京堂外而兩司可爲卿貳者可爲腹邊巡撫者部屬之中可爲腹邊司道者可爲太守者可爲提學者推官知縣可行取者可吏部者林下可起用者俱一一言其居家之行誼蒞官之建明各造一冊其所知他省直之官另爲一冊送之于臣旬日之內而四海之人才盡在目中朝退可以無言公書可以不作仕塗無搶攘之醜聲文部免奴僕之賤役臣苦老病不能吐哺求賢賴此可免聾瞶司官卽爲

舉主必不漫漫而已儻所謂濁者清之路昏久得昭明乎是未可知也如曲從請託不以告臣俸淺而遽躡轉望輕而擬超擢卽行參處此等事前臣陸光祖饒爲之如臣孱劣必得明旨而後或可禁也至于周士顯罷有餘辜李之茂似宜改南京別部以示小懲臣以今日謝恩入部矣臣之前疏惟願皇上允放是以有所未敢盡言臣每早起趨朝卽竟日昏眩不能飲食今六月推陞大選等事改于七月矣八月復當大選九月大選教職十月復當大選年內兩月外察期迫無復須臾之間恐力不能支竊欲皇上免臣三六九之朝遇大禮大慶及說選承旨之類乃入班行敢昧死以請臣不勝戰慄之至天啟四年七月初七日上初九日奉聖旨銓政至公豈容私請卿直發弊端具見正已率屬以後內外各官有夤緣囑託的指名參來併原書封進司官含忍曲從的一併查究其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七

三

本鄉官評不妨從公諮訪以備堂官參酌但不必定擬造冊致有他碍周士顯已塗文憑卽當議處李之茂私餽發露本當罷斥姑從輕降三級調外任用部務煩勞卿旣苦眩暈朝參隨便不必註籍該部知道

衰殘已不能畱疏

奏爲衰殘已不能畱祈賜歸骸以少存廉恥事臣自七十三歲蒙皇上起之田間而爲太常卿工部侍郎臣素有腹痛頭暈之疾再疏控辭未蒙俞允臣感激聖恩冒昧就列今七十有五年愈老而疾益深矣四月間杜門兩月餘屢疏求去蒙皇上屢畱之臣復冒昧入部今日趨侍經筵禮畢叩頭不覺傾跌失容踉蹌而出臣不勝惶恐竊念臣受皇上知遇之隆干載孳值徒有報稱之心而精力已竭皇上親見其衰劣不能成禮必蒙允放無俟多言惟願皇

上立從所請無以大臣之體貌而稍新之使部事堆積多官鬱怨臣且夕行矣不敢復任其責矣一覩聖顏遂成永絕臣不勝哽塞懇望之至天啟四年八月十二日上十五日奉聖旨卿精神甚盛偶爾傾跌覽奏具見敬慎但何至言去部務煩重目前推陞大選會推緊要各官不容少緩著卽出視事不必杜門該部知道

鼓舞士氣安民生疏

奏爲鼓舞士氣以維世道安民生事臣惟自古帝王所與其守國
家者民也所與其安小民者士也公卿大夫皆出于士士之所以
爲士者有士氣也士氣者剛也正也正而後剛剛而後能久行其
正二者皆陽氣也人無此氣則爲鬼故虞廷正官黜陟幽明幽也
者言其爲鬼也古諺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此疾俗之言也人以
衣食之計乃仕而求富貴業已不正夫焉得剛爲士者皆邪靡皆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七

亥

爲富貴衣食誰能爲國家安小民者故鼓舞士氣治天下之要道
也夫小民之氣亦不可摧折也摧折之則良民僵而亂民橫况于
士乎鼓舞士氣之道在教之以重廉耻而輕富貴重廉耻而輕富
貴則可殺而不可辱乃可以爲士乃可以爲公卿大夫而與之共
安小民若使庸鄙之人以其邪靡而得富貴據權勢則邪靡化而
爲輕薄不難侮大臣害耆德而况于卑弱小吏乎臣屢言士大夫
之躁競備極形容自知非長厚之道誠見士習之極壞而願皇上
教之以重廉恥也邇來漸有清明之象矣惟是事有關於士氣民
生甚切而人視之以爲緩甚爲易行而舉世不肯行者臺臣魏光
緒所條陳正塗佐領非禮稱呼之禁是也向來府衛州縣佐貳首
領見通判以上皆稱老爺與奴僕無異臣所記憶萬曆年間濟南
歲貢王之翰選爲主簿見上官一呼老爺還感心疾見人輒曰孝

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竟死有志之士每多如此趙州選貢宋宏業選州同知上疏求與州縣正官俱稱上官爲老大人奉旨下部覆准通行矣宏業見巡撫遂稱老大人巡撫怒而笞之十五憤恚而病以死今臺臣之疏臣雖移咨都察院通行申飭上官必不肯行佐領等官誰肯以其性命搏虎鬚者乎今佐領官所在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令署事入門卽征租稅以圖加收日夜敲扑急於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虛語也夫潔已愛民者士君子之行也上官以奴僕待之而彼亦甘心爲奴僕乃以上君子之行望之豈可得乎公卿大夫皆與歲貢從芹泮起家者也命運有利有不和耳卽粟監起家太學其中不乏才士何忍凌辱之如此壞士風而害小民可勝道哉臣願皇上勅下都察院再行申飭勿復以明旨爲虛喝爲上官者釋大易謙光之旨守尙書狎侮之戒待鄉貢若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七

五

甲科待佐領若鄉貢粟監之官亦不得同於吏胥吏胥之中有卓然自立者卽以正塗之禮禮之昔陸光祖掌銓曾陞趙蛟楊果爲知縣矣用人豈可以資格拘哉如此將人人感奮潔已愛民而猶有貪肆害民者非人類也宜卽驅逐之甚者提問追贓不必畱之以待部中劣轉使久爲民害也臣因是而歎天下鮮雅達之人也今方用武之時而文吏之尊大益甚大將受制於道府指揮而下皆奴僕也而奔走如風應答如雷其態更醜此舉世所以鮮將才而遼左所以無軍功也有封疆之責者何可不思所以鼓舞之乎臣不必越俎而多談也伏祈聖明覽察如以爲可容臣通行各撫按刊刻書冊徧發府州縣永久遵行天啟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上三十日奉聖旨佐領卑官近民易爲病利覽卿奏甚得激勸之法便著都察院行各督撫巡按官甄別禮待果廉幹稱職卽獎薦優

擢乃一面報部不得劣轉其貪肆不簡媚上病民的不時斥逐還著刊冊申論武職官優待一體行

年老智昏認罪求去疏

奏爲年老智昏認罪求去叩懇聖慈憐憫事昨以會推山西巡撫謝應祥爲御史陳九疇所參文選司員外夏嘉遇與九疇互相奏辯奉旨部院看議臣會同左都御史高攀龍等看議臣實主藁言陳九疇之非是而無所處分奉聖旨陳九疇所參論謝應祥於魏大中有師生之雅紊亂朝政事屬自欺且去輔前以門牆招議今魏大中欺朕冲幼把持會推敢以朝廷封疆爲師報德好生恣肆可惡及夏嘉遇陳九疇奏揭紛囂互相攻訐成何政體本當重處姑從輕魏大中夏嘉遇陳九疇各降三級俱調外任用你每部院大臣奉旨看議何必含糊偏比委曲調停以後還著遵奉新諭一

乾坤正氣集

卷二七七

卑

體申飭行如有仍蹈前轍朋謀結黨淆亂國是的一併重處該部院知道欽此臣讀之不勝愧恥不勝恐懼自惟老耄以至于此曩者臣之所以力求解免誠自知之審也夫智者血氣之榮也血氣旣衰則智慮自短臣本愚人老而倔強其見未必眞而恒自信其知人亦未必眞而恒信人不爲羣議所奪頃山西巡撫員缺多爲郭尙友求之者臣聞其厚饋前科臣却之而又至故不敢推而信謝應祥之沉靜可以有爲特與員外夏嘉遇言而推之絕未與魏大中共言也然大中之峻潔必不行私嘉遇之忠耿必不可私于臣夢寐亦信之而惟以陳九疇爲非是第以言官非可輕處先年屢寔之論海瑞亦未嘗處也竟姑置之聖旨謂臣含糊調停此臣之罪也雖百喙無以自解矣至于朋謀結黨此智者之所能非臣之所能也夫結黨者必欲其衆而臣之所取者皆單子違衆之人此

樹敵之道安能結黨臣血氣日衰于一日智識日昏于一日曩者
求去如蒙皇上允放則無今日之謬誤若濡需不去恐得罪益甚
有負皇上之恩禮非所以重朝廷光史冊也伏惟皇上憐其老矜
其愚寬斧鉞之誅立賜允放豈惟臣免于辱殆亦可以息謹譁而
全國體臣不勝呼天祝願之至天啟四年十月十四日上十六日
奉請旨

辭朝疏

奏爲辭朝事臣以老病屢疏求歸近日精力極衰病苦極甚昏憤
遺忘言動多妄亦自厭其陳人矣伏蒙聖恩准臣回籍調理臣服
官二載悖謬多端皇上念其篤老憐其無知不治其罪俾得遂其
首邱之願臣病久無力慮恐傾跌不能趨朝謹令家人扶曳于大
明門外叩頭上疏辭朝卽日行矣翹望闕庭涕泗交流感激天恩
乾坤正氣集卷二頁七

聖

莫知所報惟日夜祝我皇上聖壽與皇圖俱萬萬年臣無任瞻依
咄僂之至天啟四年十月十九日上

趙忠毅公文集卷十五

明趙南星著

涇縣潘錫恩校

與申相公老師

自乙亥奉書迄今未敝一詞于左右誠不敢數以無用小札溷侍者垂答也茲者聞老師入相府星不勝忻躍老師挺命世之才抱伊周之具而襟度夷曠冲謙喜士此古所稱休休有容者矣相于何有然星也不敢專于頌美而不設一言夫天地之化温温煦煦氤氳沕穆其被于人神彙形茹昏而善臥者春之氣也嚴肅昇朗雲斂天高其被于人耳目聰明筋骨強勁者秋之氣也然草木之榮謝殊異人情之悲樂相反者義不若仁威不若恩此其效矣洪範有之高明柔克此之謂也故相天下者雖智超乎一世學掩乎千代必有朴直遲頓之度惻隱愛人之心以之植德則宏以之推賢則公以之敷政則適以之持法則恕斯可以相天下矣邇者朝政清明威險四表罔不震惕而風雨乖時民氣不樂衣食鮮少盜賊充斥又犴狴之囚畏刃割腹獄吏稍不加嚴輒脫而去有司者懼見謫罰往往以捶楚斃之失人和而激天怒此其甚者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不信哉竊意今之天下第復故令除新法公卿百執事存公道誠心而効之國家斯宴然無爲而四海寧謐社稷益安是伊周不足爲而蕭曹可羞稱也不然恐國家之元氣將自是傷有不勝其可愛者矣夫周公下白屋之士齊桓延九九之術皆爲責任隆大求謙言以自輔也星至愚陋然薄游于外天下理亂之眞乃所親見又出老師門下徒區區以寒暄常言聞之左右豈不恥哉故略陳其鄙陋之愚心惟老師察焉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末

一

與文先生

君錫至汝南稱有使自隴來知老師創已平得中丞侯公尙高義
相與深結無所可慮星殊用爲慰蓋君錫以鄒僉憲之請將之大
梁過汝南故今在汝南云古稱至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非獨性
不可易天地神明必有陰呵護之者探虎穴犯龍領而不死豈徒
有幸哉且生非形貌之謂也貴非莩冕之謂也形貌而已者若生
也莩冕而已者虛貴也如此而稱愉快者是好酒而飲敗酒好肉
而啖腐鼠也故王駘之兀左氏之眇常人卽有萬目千足胡可與
之爭雄雌有所以君形者也昔者從老師講業滹沱之上未嘗不
以古豪傑相期今老師業已無愧天地之間足施後世矣星旣不
能抗節直言彰淵源之美復不能伏闕一陳是非效北郭之義豈
不耻哉然老師必有以亮我也北風漸勁善自將愛臨楮不勝恍
慨

藍坤正氣集

卷三 地天

二

與趙定宇

古有之知而復知是謂重知今世之人無不知足下者假令僕復
爲游說之詞稱足下因以求交將爲主書者所笑抑知固有淺深
庸衆人之知豪傑徒以耳其敬之也以貌豈惟以貌又以名位在
顛沛流落之中則忽之矣有權奸目指其上則中傷以投之矣繇
斯以談蓋未嘗知之敬之也宇宙濁穢其中有清氣之眞也而離
于濁穢故名爲道道息則宇宙朽敗矣故世不絕賢人君子而庸
衆八常多則其濁穢之本然無足怪也故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氣之同也豈在乎把臂終身哉雖東夷西夷若分形億千萬世若
傅星不佞不自知其爲庸衆人而以爲與足下偶同氣也方其遠
于足下以爲氣苟同不必求姓名之通乃足下之北上取道天津
而星適在此望見顏色有日矣貌不過常人恐左右者有子羽之

失又口舌甚鈍不若手之能自達也敢先以書謁足下于塗星鶴立俟足下矣

與大司寇潘公

往者星司理汝南備屬吏于老師星奉職無狀靡協于本朝之檢式獨守所奉教于君子者無敢失墜免于貪憚嚴駟以速官謗至逐時巧進事亦自信無有如斯而已然疏節無所短長日憫然懼選于時乃老師過聽察舉以爲非不肖雖徵書下郡國以平平耳度不得列以星之多過不見選又得入爲司農曹與長安貴游齒則老師之有大造于星也星何敢忘山川悠阻兼之逡巡下吏未能通一介之使于執訊久矣詩不云乎中心藏之言未抒也茲敢佯使布其腹心不腆土實以侑尺素惟老師矜其不敏而幸納之

與石東泉公

乾坤正氣集卷二頁六

三

始者不肖以爲天日沉矣狼子橫行瘰狗成市不知所終矣誠不虞有今日明公復入長安也天下如明公者幾何人可一日去朝著哉然非世道載清邪黨夷熸則亦何能一日容明公也醜正惡直實蕃有徒言之凜凜有餘懼焉不曰當事者且以明公開府四方斯于明公之奇足展緒餘矣然天下之患在土風選輒無捍論人者取脂韋而非節義進言者拾瑣細而遺赫赫得明公者羽儀其上庶幾可以振起頹風否則夷狄跳梁挾我無將與兵貪冒無已欲罔不瞻時復虔劉劫掠稱載徐歸邊人之目未乾而捷書騁上將帥以次受重賞有縮徹侯之印者矣今稍稍發露然誠勝真取等耳將來之患有不可言者非得明公其人者往未見其有牙也斯三者卽明公不得知是在當事之意是在社稷之祚不肖日夜祝之循次守局日用之而已非所以待明公也不肖竊爲世道

計慮如此乃明公則何不可者時事多虞不肖所仰恃者無踰明公願明公頁食

與吳復菴

星趙鄙之野人也而明公國家之寶臣也其相去泰華部婁不適也而明公乃過聽不以星爲陋假塗海上先三日而惠之以數尺之書若曰其取之友籍久矣今且見之使款門門者謂有明公書星疑且駭啟函讀之乃嘆乃喜不可量旣而乃惕然以省無何而明公已至則倒冠以往輒忘其齒位之卑與明公剖心而盟不敢自宅而明公遂結以朱顏若數十年編席之權杯酒深言夜分乃罷星于是乃益嘆乃益喜不可量乃益惕然以省夫星趙鄙之野人也而明公國家之寶臣也其相去泰華部婁不適也而明公乃誦指而交于星此銅鞮伯華之行而明公行之故嘆夫天下固貴乾坤正氣集

卷二草文

四

明公之言而明公亦自貴豈妄許可哉且亦何私于星也意者星結髮組修無大罪鑿章徹故喜不可量夫明公業已許可星矣脫異日以窮以老而有不肖之心爲洩浚熾疵之行天下之爲禽鹿者非一人也無寧使人謂我爾故不肖而害吳公之知人是倍不肖也故惕然以省然則明公之貺星者至厚矣星何以報恩惟深自砥厲無敢自舍異日者明公爲國春秋星筮名焉曰其人與余善則星之幸大矣尙冀明公矜其惛愚而時督蒞之也

與趙定宇

日者辱明公傾蓋之權又贈之以言異日者明公成一代之史不肖庶幾附名而施後世非所敢望也然敢不自振以報知己貴鄉管君志道不肖與之無半面之識然聞其人博學潔行其所陳治世之法皆久遠難行然持論高今天下無孔子周公未嘗不言孔

子周公也豈可非哉而論者目爲狂妄昔蓋寬饒上書至欲人土
行禪位事不以貶名管君言雖迂視此何如哉要不失爲奇士卽
其言不用與故希相之指而言裁省言綜核釀成禍亂騷動海內
者異矣亦有何罪而大計黜之終身禁錮比之四凶豈不甚哉且
其黜之也又以提舉夫以其官黜者謂其人爲斯官不才或老疾
不可爲斯官管君未嘗爲一日提舉而曰有疾提舉何以服天下
哉今之人動則曰管生狂夫卽其言狂官常未玷奈何以言黜之
他言者豈皆臯陶伯益耶不然則曰考察所斥不可開復用之端
嗟乎醉人之罵非必下愚獠狗之吠寧赦君子以法付之匪人藉
以害善人而曰是法也法哉有劍于此主人以付之厮養曰爲我
擊盜賊乃舍盜賊而殺無罪曰此固主人之所付劍也殺人者不
必償劍則誠主人之劍也豈欲其殺無罪哉今所云考察者何以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

五

異此卽管君之事世之無罪而見害者多矣以明公在位而不爲
同鄉之奇士一明其冤緩急之益何以望他人哉聞管君自處兀
同鄉多非之者而惟明公數人知之故敢以告之明公幸明公垂
意夫明公無不爲管君計者不肖越國而侵長者之權誠過不肖
不識管君而又非同鄉乃亦冤之以此明明公之爲管君計者至
公也

答于前渚

世之交情有厚者矣真爲難有真者矣相與于道誼之中爲難此
無異故已固不真也已固罔得于道誼也而安能以與人若門下
者其庶幾哉古之所稱素交者乎第愧星之不肖不足以當惠顧
耳夏中之晤得巖夙好輒復判去我心悠悠可如之何辱詢知同
之矣門下三年考最名實粹然奕然足慰故人匪敢爲佞也別幾

何時再辱大况殊非所宜使至值曹務方劇短裁附謝不能羅縷

答陳南濱

世之稱御史臺者必以風霜爲擬亦用柱後惠文足矣而門下咨
咨念遠人之玩傲此豈可爲常人道哉以門下之鴻才鉅抱而仁
心爲質乘可以風霜之權而雨露之何草木之不濡也遠人幸矣
夫遠人者世所以假戰功而博富貴者也其疾首已久固宜得
門下哉願門下益昭德音以享神人使世之人知御史臺非徒惠
文而已所以慰故人者甚厚

答徐總戎

承翰教以推結之厚爲念僕豈能爲門下重也僕每見世之爲縉
紳者遇武將不論賢愚一槩輕之僕每以爲笑由文字起家者其
上焉者負卿相之器功與爲將者等耳次焉者華言華服以媚于

乾坤正氣集

卷三頁七

六

世坐而取富貴下焉者行能錄錄徒爲公家百姓之害此輩見一
虜一倭便溺輒下禽鹿而冠者耳乃欲輕爲將者何不取漢吏觀
狄山事也如門下者夙有平倭之功近日在越中定兵民之變瞻
智聞于天下以門下之爲人令稍有知者見之自當識其奇士僕
誠私心壯之今門下受當事知甚深卒伍聞高名久無不聽命此
易爲勲業宜以赤心報國一洗近日邊臣欺罔之習摧破強胡取
通侯斗大印僕平生所見人實門下能望此耳願門下努力王君
允柏譚兵甚精門下不思一推轂乎

答錢大府

往者聞青田之事權奸欲傳致重典主刑者奉命惟謹而門下方
以爲不可竟引去鄙人私竊高之夫權奸之流毒天下固也倘爲
縉紳者皆能執義不回若門下處青田之事彼亦安能盡取滿朝

之人而殺之哉富貴繫念頓失人心頤指氣使不異負養之于其
主以致權奸之惡益長而已亦不得復齒于人類謹厚者亦爲之
矣此鄙人之所以三歎于門下以爲不可及也久願求交而翰教
先至輒布區區

答許大參

門下以摩雲之翮困于卑栖有識之士猛擊不平舊矣茲者羣鴟
息喙清議稍出當事者以東藩寄門下此治平之符彩而大受之
發軔也星能爲國家賀耳而門下若以星能効游揚之力者星名
賤牛毛位在末班何能爲役徒有汗顏謹謝命之辱

答張還樸

星時從薦紳中聞門下治行關中寡二也而魏仲子懋權使關中
來亟稱入渭南治狀有異因言與門下月夜城上飲甚歡此君知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

七

人精眇于舉世罕所許可其談門下之誼溢于詞甘于色星信其
言不以萬人易也因益知門下非他人比乃門下安所謬聽以星
爲足數而滿被婁及之哉來論謂未脫燕趙氣習豈薄燕趙耶世
之人烟視媚行而誘富貴者衆矣求一忱慨節俠如燕趙之士豈
可得哉此星之所願匍匐而拜者也願與門下共勉之

與申老師

日者奉書恃在門牆率爾妄語無所辟忌辱老師不棄狂斐答以
溫言誘進之意勸勸甚篤長跪讀之如親聆教唾恍然以喜已復
黯然以思也待罪汝南忽及考績于名實毫無所効殊切苟祿之
愧至乃矢志首公砥礪名行以求不爲門牆之玷則或懍懍庶幾
焉瓠堅椎魯文質靡底兼之簿領爲勞夙有狗馬之病今復轉甚
濠津履要策崇垂鴻固非其任哉抑亦無此心矣以老師覆露早

得一省曹時與二三子重趨講席優游養德暫息短翮以俟再舉
此星之腹心匪敢爲謾也惟老師察幸

答傅慎所

當逆臣捫焉震忿之時豈知門下復入朝耶無論復入朝豈知門
下能至今日耶宮鄰金虎之勢一旦漸滅妻子之命危于日及向
之得罪者皆珮纓而踐文石之陛豈不快哉門下何遽移病歸也
夙知門下有足疾此自無害而頗不便于人事門下亮非得已當
事者亦遂不以常套強留門下矣惟門下爲吾道自愛翹首南雲
不勝馳戀

與陳心老

星邯鄲之鄙人也少而學于京師時從交游中間明公抗志節義
挾日月而懷霜雪有伯夷子魚之風則私心慕之旣而明公迂賊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

八

臣意引去星益有知益得交于學士大夫與之譚世之所謂賢豪
長者至明公無不折心仰服星雖未見明公而精神嚮注口吻嘆
羨不知其非舊交也乃者天去國家之疾明公起而復典銓衡而
星也得忝末班接光承音有日矣星後生小子不宜喋喋嚮詞僭
自依附竊聞之古之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星雖不肖不敢猥自
菲薄輒布區區之愚心私告于下執事星無任延佇高馳之至

答蘇見章

往者尊駕發自都門星其時抱犬馬之恙未能一送顏行之左罪
歎至今每念老師元髮遺榮愴然飛遞此作者之朗識末世之所
希也星以老師夙昔吹噓謬塵清秩所中夜凜凜者非獨稱塞無
術恐羞知己方今氛邪久盛暫息復揚人懷險志伺間而發將來
之患有不可勝言者星旣無匡時之能亦無合汙之性而竊祿仰

事不能拂衣心甚愧之乃知昔人陸沉金馬之云直強顏耳辱教
輒布腹心不敢作寒暄語風塵願言自愛

答周山泉

星不肖實有天幸所從游多賢豪長者而江以西斌斌焉若張洪
陽徐孺東傅愷所諸公星皆得締莫逆之交以是聞明德高誼甚
悉比叨筮銓司則門下舊游地窅窅共推門下若古人星益與執
鞭之思矣辱念同署之誼遠惠德音相勉于着力扶世自非流俗
作寒暄套語相謾諛者比星幸甚感甚願與門下定神交自今日
始惟時賜教言

答李漸菴公

明公德音休暢繫望中外留守之寄輿情所共服也乃明公猶以
南徙之遠未得着力漕事以民之供應爲念仰見大君子之用心
乾坤正氣集卷三頁六
九
報國之篤也憂民之殷也豈與世之歎老嗟卑者同乎哉有官君
子咸若明公之心海內何至玩傲乎詩不云乎高山仰止

答張宏軒公

日者明公爲大京兆時星以邑子未進雖時懷刺至門而明公處
紛劇之中司候未至竟莫能一覲玉度聆音指星之簡懶無狀極
矣然平晝私計海內之名公偉人重德有略足戴翼斯世者則必
曰明公星甚陋不足以知之其誠著于心無齷齪詞焉至乃再辱長
者惠書先之則以憲府清嚴不敢以尺一輕入也星少慕鄉里節
俠之行壯睹明公諸賢之誼未嘗不憬然願之而質孱材短無所
寡得幸明公以爲可與語而收之當濯志竦神以聽誨言冀以不
終錄錄星之蓄志也問于不能星何以仰副明德

答茹歷山

天津之會密坐深浮共譚底裏宵分乃罷大快哉百年之中此懽
得幾殊不可忘遠辱翰教忽若面語弟之疏拙門下所知謬處非
望相知大都謬許耳門下愛我哉獨教我善自處嫌忌之地也弟
不佞臧疵闖茸之行萬不敢爲弟狹中無術略懼不免于素餐之
譏惟門下時惠德音星不勝倦倦

答王嶰竹

往者星從門下游長安也長安之中車震空塵覆雲而門下知有
星以爲人而物色之邂逅之間視以肝膽無何而門下之天雄矣
星亦移病里中猶幸密邇台座動定易聞也惟門下以公輔之具
屈于一路治平立轅有效矣星曷能一詞之設獨趙魏之間累年
不登民無赤米而有司罕良非昏則墨殊厘門下之慮耳略陳愚
心惟照察不盡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十六

十

答李雍野

通籍之始獲覲玉顏解携至今姓名不至于主書者積有年矣而
翰教遠墜出意望之所不至非獨翁丈年誼之隆乃若有取于弟
者以翁丈之鴻猷神識弟之散材宜過而不顧何乃彌久而不忘
也茲豈特顧問之常乎雖欲無感激弗可得已歲之不易所至而
然非惟翁丈所莅天之爲災人欲救之爲力幾何乃人復爲災民
命奈何不蹶他處吾不知矣趙魏之間貪吏接踵上官毫不之知
蓋上下相蒙久矣數累而至直至大夫求之耳目勢難可得當是
時天卽日雨金亦歸吏囊民不得有也可不悲哉故爲今之計盡
去人災然後可罪歲耳世道日頽士習民風極僞恐他處亦若趙
魏乎因翁丈惻然念民之做感德之深不敢以他人竿牘爲比輒
吐其喟憑之愚

答呂渭陽

臣事就緒士民相安幸甚南中之人好興口事自昔而然以門下厚德一切本之真心行之以詳審出之以和平而又明白簡易令吾之心事如揭日月兒童婦女皆可共見彼雖欲妄鳴固弗得已鳳洲王公賢豪長者必不欺人然鄉邦之事端言之則必有不便于人者將並受謗規磨之說又聞者之所不欲得也叩之宜密而邇之宜疏在門下自有定見也何如

答胡雅齋公

星自弱冠學于京師則業辱明公之知忘其卑賤磨折而下之釋褐之後隨牒將之汝南復承寵饑星之樸遯不知何緣得此于明公可勝感激一別之後覽無隻字起居惟魯之人生于捲樞草野無文如此非能若昔賢之無書政府也不者白屋之士而自宅周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十一

公會不知尊貴掩于道德豈人也哉茲者明公再入而秉國計而星方以先慈之憂焚鬢廬居深惟罪戾不可爲人而明公篤念舊誼莫言遠及星誠愧悚無地謹對使者北嚮叩謝仰惟垂照星無任悲慕踟躕之至

答李于田

久不得足下問以爲試士無暇耳詎知有年祖母之變耶癆疾之人素交之誼何堪承此足下至性又何以堪也雖然年祖母懷芬蹈烈名甄于熙朝而慶流于來裔春秋旣高乘化而往復何恨哉足下以星爲有文命之立傳天星也非有文者也非獨不能文也平生意不在文今更意不在文也已矣何則文者但喜也長主于佞人求媚觀文人之所讚述卽賢人塞朝野而英靈滿幽塗矣鬢眉旣具奈何如此星是以耻而不爲也矧自先慈之變遂成病夫

萬念俱落飲水噉菽皆爲贅事何文之能爲雖然年祖母之節昭若日月可以讚述而無愧星生同時居同地知之旣審而不表于來世是星之罪也豈特與足下親交通家子之私感而已又安得以病懶不文爲解

與張還樸

不孝之神交于門下久矣所未接者形耳然繫心左右時司動定凡門下口事之由及其主名一一知之高才見忌直道難容自古而然矣何足怪哉旣而得門下侍養疏則又深以爲慰小人之螫君子不過欲其憤惋熱中而傍觀爲快耳不知君子者神有所止不爲物移窮通險易皆有不可勝爲之事何暇他求而又何者爲樂境何者可熱中也夫是以小人之計窮豈惟小人卽造化之計亦窮矣夫是之謂豪傑非門下孰能與于此此不孝之所以形留

乾坤正氣集

卷二 見上

五

而神注者也熒熒在疚他人不暇間問不能併忘門下謹遣一介奉候幸賜誨言

與王四槐

往者曾具少字託義州衛李經歷奉候無何而門下被誣未得達也遼東之事天下舉知之廟堂知之天地神明知之大都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肯爲今之人行萬不義殺萬不辜而得一官無不爭爲之而門下能爲所不爲此自足無愧彼棄天理賊善良以博片時之富貴貽無窮之惡聲是非明甚計門下思及于此必掀髯長笑也鴟鵂之志不越腐鼠焉知豪傑之所爲哉熒疚之中遣使甚難適吳相士來云將之左右輒藉以爲晨風不孝愁病之態相士能道之也

答周元孚

少愚兄以兄五月廿四日書至渠既行而薛丞所寄書帛亦至知兄念我非言所悉弟之憂苦難可忍言聊以重生之心發大忍心強顏禽食復齒于人今且竟禪矣臆中氣損言語無力鬚髮漸多白者卽貧人至此名利之心當亦日減而署中有循例避去者以家君之命踐霜北上有期矣人生生死進退無一不難乃知昔人無入不得之云蓋亦較之愁苦無聊仰藥沉水者差有間耳自非病狂安能處傷心而不動耶弟幼處順境乍離慈母不知所爲兄數罹骨肉之變乃嫂復中捐何以自遣譚空說幻何足以解惟無可奈何之語鄙而甚真情不可禁一哭而絕耶則亦無恨一哭而不絕耶則一哭足以盡心矣何必再也至兄爲悼亡諸篇不知何以屬思置筆猶庶幾乎哀而不傷之意弟遂情興都盡可憐也少愚落第南還不能過我自柏鄉使人索答書匆匆作此管登之答乾坤正氣集卷二頁六

三

云

答饒北宗

星至愚無所知獨能自知推鈍近質筵脆近通其實非也以是古道時局皆無所合何足以用于世馳不朽之塗然一念穎愚之誠願交于世之賢豪長者世之賢豪長者亦往往信之癸未司倉天津遇張洪陽太史問以所知名士至門下曰此大受之器星聞而心藏之猶記其時八月旣望也無何而星叨改銓司之筵得望見芝宇爲快沉于冗劇未能詣前請益無何而門下有順德之命矣星其時不知門下之有意于星也今乃知門下之有意于星弟以其濫于貴游而時懶慢自遂若世之多其腐鼠者此差可念然不能使世之賢豪長者忘其濫于貴游則積誠之未至而聲氣之不

足以相召也。重自愧矣。往者先慈之變門下儼然弔之于此。見門下信天符而形迹有所不事。略于小禮而緩急不忘。星雖不肖平生與人交。正如此。非敢以造膝咕囁爲親密也。門下高名久次。不日且入而司直天門矣。道微人窮。時事可畏。所賴于門下者甚重。星之不肖。願門下納之同氣之中。引其所不遂而撤其謬戾。以不忝爲人所賴于門下者。亦甚重。惟門下念之。

答許南台

僕世之大愚也。獨自知甚。審所自倚。據無所擇。與他人無一疏節。若大淺中。若直觸事。奮信若俠。習流說而不醇。若通譬之濫。竽不可一一而聽也。乃足下竄就其似未察其實。而推許之過。知足下非欺人者。天津之會。僕方病寒。接足下數語。輒散然。固不在久。僕知足下有用世大略矣。士不虛附名。不虛立作吏者。得一曉事人。乾坤正氣集卷二頁七

尚

答歐崑山

僕于文詞。若其于酒。對客撫景。未嘗不食。而意不存焉。今之詞盟。足下實執牛耳。何有于僕。而尺書遠至。引置同好之中。此自無不可。然非其業矣。僕平生無恒好。不過旬日輒厭之。乃足下之好詞。賦愈久愈篤。此蓋天性有獨覺。其雋永者。宜其精妙絕人也。足下何遽求歸。必有卓見。僕不敢置喙。然僕與足下。當何時一傾蓋語乎。佳刻詩扇。俱至。附謝。

答張助甫

數日之內。兩得足下與乾甫書。見甫復至。與僕據爐雄飲。若朗陵。

時情緣繫繫千里非遙乃知棠棣之詩未之思也僕之踈慵嗣宗退舍而山公謬聽俾塵清舉思所着力自効免于友朋之畏惟足下時督恭我無令扞隊爲同袍之羞楚氛乍熿白日載杲四裔流人稍稍復次其遠者尙未至僕何人斯而謂收之晚耶

答熙亭老師

賊臣燎天之勢一旦爲二豎所殺五內俱腐化爲黑水諸子實有陰恨瀋酒不哭木蹶將及于宗老師起自胥靡爲大光祿而星以得師雖材術錄錄能以苛節自固亦爲主爵所知拔置高選謂天無知則吾不敢信乃老師方舟巫峽竟以觸石喪厥壤子而往者賊臣之棺度寶應湖颶風搖山魚龍播揚千艘俱沉積屍成梁而彼人之舟獨得無恙諸狷俱在無一死者謂天有知則吾又不敢信總之天實夢夢無與人事君子盡其在我亦何與天事哉太夫乾坤正氣集卷三見太

五

答陳光宇侍御

星巖栖時聞有譚台臺洛川之政者視邑允若厥家利靡伏而不興害靡纖而不滌所勞畫皆百世之計星甚怡懌歎服卽台臺所以宰天下可見于斯矣以修能貫之赤心其造福于生民所謂運之掌上者也漕輓係國計民生甚重得台臺繡斧臨之所裨益豈微哉枉翰教以獲見情慤爲幸敬此奉復

答周衛陽巡撫

河南爲國家重地天數降災民生墊隘誠如來諭夫惟重地也者

民生墊隘也者廟堂乃以門下撫之而門下憫然深念求所以造福于民者問及鄙人星鄙人星何足以副至意禹稷視民饑溺由已非徒以責任之所在也彼其視民之疾苦真有惻然于心者若徒以爲吾責則然則必有不盡其心者矣非門下大仁人其孰能望焉

答周山泉巡撫

古所貴師友之益者非能改骨易腸化跼蹐爲由夷也惟是羞惡之心愚人亦有犖麋之恥以見子都夫旣慕賢豪之槩而入之往來稱交與矣一旦而毀節捐行競于利欲卽不見顯絕能無愧乎由斯繆之苟能反已內視周孔皆如親炙顏閔何異同游而况並世間警者哉門下所云神交不必接席誠然哉第星之不肯乃數爲大君子所不鄙以引善端而杜邪徑不謂之夙緣天幸不可也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

七

星也卽欲自棄固不敢矣門下問俗入閩必能立致熙樂世運所至稱心實難惟自盡此心獨知無愧古聖賢當亦不過如此耳肅此爲復

答丁衡嶽

傾蓋非相知之始也相見之始也鄙人之于門下是矣夫是以坐甫定輒露肝鬲問所不知以非門下無從聞之也辱教可勝感激肅此附謝不日微書且下矣翹俟晤言不盡

答毛文源侍御

中州天人爲嘗民窮事充誠如來諭天之肯則數之值也人之肯又助之何爲者哉則門下能牙之矣凡民之窮陽于攫金陰于穿窬皆肯也攫金而獲則盜不敢問則清穿窬之名往往如公儀皆肯也夫肯也者災也妖也由前爲災由後爲妖以門下之公明臨

之白日揚光靈場失威矣書曰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非門下孰望焉

答何中寰侍御

星慕左右之誼久矣乃者台臺繡斧之趙魏間星因以賓朋之誼得伏謁于門下仰見大度誠心居然仁人君子也則童爲趙魏之民慶幸承教知已受代及惠條約讀之至惡貪賊之吏誓不與共理所至延問父老民之疾苦令得盡言善哉乎約也星不佞僭嘗謂今天下之敝也以當事者無知人安民之志也吏治以僞相蒙司舉刺者第監司之言是據耳若曰有疏上而不報可者乎何論虛實知人實難稍稍省見羣吏上下其議論而物色之猶或焚焉以爲是蕤威重何能立樹下與野老語乎蓋世之談惠文之職者皆以秋霜爲比此夫詞人所以謬譽擊誦者也不云代人主巡守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七十六

七

答張仁軒

高鳳老伴來枉沐翰教悵然者久之鄙人爲台臺之累餘二年而未已也已丑之事台臺苦心縉紳舉知之祠部寧不知耶且參祠部者鍾龍老也而必攻台臺何哉同鄉卽相爲不顧是非黃縣長山何如總之世人皆如此可爲一笑鄙人叨補署中自惟驕淺病劣當此夷之初旦台臺且有遐心鄙人何敢不自量而冒進乎業上書堂翁求避賢路惟台臺相見明其不欺而贊成之至望

與陸五臺大宰

趙州得奉尊顏承音旨甚慰偶聞玉體違和旋已平善 息南宮
不知果否竊念明台所至接引後進畢景坐譚所謂無緣之慈無
遮之悲也第久坐勞形多言損氣無論其人未必領受固非慈身
之理且明台春秋漸高尤不可也不肖之言欲量人膏已于道甚
私然孔老所有固不栢悖惟明台察之

答鄭崑岩

鄙人星聞明台之高誼鴻術久矣退逐靡常未能通姓名于主書
屬者明台起家井陘星自以得在賓萌中結顏有日矣乃台車不
果來大君子所至造如天之福固未易得也星之禱昧不謂明台
過聽而取之猥被芳訊勗以推賢之美進以千秋之業星主臣星
不足以當之乃明德深愛出于尋常顧問之表星敢不着力殫心
以道皇瑁之譏咫尺真氣以北上期迫賓昏腐至不獲順下風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六

太

益幸附神交惟明台時有以督基之俾得奉以從事庶幾有寸補
于本朝皆榮施也

答沈繼山

往者宵人成林如虎入邑飛噬良善乃實存尸之者佯癡謬重欲
去則固留之既留則辱之使人展轉無策投足無所鄙人實竊痛
之若曰彼天矯矯昂昂者尙爾闔厄坐困何有于我是以喟馮瞽
言如飲中罵坐意在逃酒何足爲明公重哉是非旣明議者乃以
鄙人在恒庶中猶有人理至與明公後先家拜鄙人甚愧蓋三月
而後就道念之熟矣一言受賞君子所羞今天下人以已量物不
容人行一正事出一正言皆歸于爲富貴遂使古所稱段干魯連
皆無是子虛之倫可歎也哉然念國恩未報功名未立用之則行
無害于職競弗羅之義以是不能老于枯草第今之君子亦有可

羞者一言偶當遂持爲取大位之左券拱默待遷直登九列彼吳中丞特拙宦者耳明公所欲鄙人加勉者意在茲乎鄙人無左券可持也然曷敢猥自菲薄所爲效干旄之忠于左右者亦不外此

與楊止菴

星不肖竊不自棄願執鞭于海內有道之士以爲師資消其頑鄙冀以不忝爲人則江以西尤多君子焉星稍得望見之矣惟門下與鄧太史劉孝廉諸公尙未果願承教知亦有取于不肖也愧甚幸甚門下抱孔孟之道而用之不行遺榮適志以爲高潔此稱貞于污俗者耳非洙泗之正法也區區之心已盡于覆疏數語惟門下強爲吾道蒼生一出卽不肖良覲有期臨風不勝馳慕

與顏與朴

門下練情雅槩海宇同欽力辭徵命誠足愧厲夸毗仙夫入塵市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

九

中天骨自存鴻羽不儀君子所惜惟門下念從凡之大無以箕穎爲至卽區區獲伏膺受益所深願焉

與周山泉

向辱不鄙惓惓誘之于道中心感激所愧愚劣之甚迄今不能寡過耳伏乞門下爲吾道蒼生蚤駕使不肖得朝夕奉教冀少有所進不勝大願

與聶侍御

星不肖竊慕下風之行夙矣不謂明公亦過聽而取之也幸甚幸甚比來國勢甚危非復隱憂皇上深居不朝堂陛睽隔鄒南皇諸丈屢推不允未必由于上意殊可痛恨讀大疏深得根本之慮諸所升薦皆一時之雋不勝歎服敬謝不鄙

與張還樸

鄙人辱門下道誼之雅竿牘之疏數自可無論以蚤爲嫌似猶在形骸之內也方今內憂外患並時而作國勢危于累碁凡百有位絕無祇懼之意懷私相競恣意哇言良可歎息倭據朝鮮必將內曩乃石司馬征倭之言甫脫于口而姍笑羣起以爲大愚今大疏又不下時事至此智者束手尙欲見太平之期耶鄙人無至謀奇計而輕出山不勝內愧幸門下有以振之懇懇

答周明宇

兄竟以口事歸殊可歎恨一官甚易擲大丈夫逢人目攝便可拂衣弟何忍苦兄也弟懶慢粗直用世處世俱非所長以親命再出當此厄會安能有補隨人蝗食又非所甘吾兄何以教之

與侯亮宇

日者足下入計未遂良覲私心馳切然相知固不在此人之性情乾坤正氣集卷二十七
自不可強僕平生亦甚簡懶遂就簡懶而求道居官責大指棄苛細一切人事惟求日損更覺得力足下似以不耐事爲苦似不必然也僕再入署中不敢不自努力以求無玷知己第時事已壞人心益非恨菲薄不能匡救耳

答蔣直指

承教舉刺疏誠爲極當卽安邑之悃愾而在所取裕州之虛飾而在所棄已出俗情之表矣門下職在觸邪至公至平誰與爲鄰彼有與援者奈之何哉

與邢子愿

一別遂逾十年白髮日多清味日減不知者以爲德進徒自悲耳兄神氣素強今如何耶曾得兄來禽館集讀之清美自其本色而愈益博洽矣此當必傳吾兄以高才早退悉用之于此宜其過人

世言虞卿以窮愁著書不知窮愁必不能著書著書必不能窮愁
人生飲酒一醉尙忘天地佛悅其思而斐媿其言何暇他慮弟簡
懶多病杯酌且疏詞翰都廢真成俗骨張使君歸草草占授聊寄
音塵不敢手勒無于鱗膾氣也

答蔡聞吾

星聞門下個儻非常人也久矣西夏之變當事者特起門下山中
言者尙以宿昔浮議齟齬之蓋人情之難論如此星也亦傍人昏
吻不敢頌言辱教重自愧矣夫大丈夫忘七尺之軀以爲國家而
不免于口語寧能不恨然爲國家不難忘七尺之軀也而何有于
口語惟門下努力世人毀譽若哇耳故曰孰惡孰美成者居首不
成者居尾此門下居首之時也

答趙虛白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十六

五

遠辱惠存感謝感謝出山以來所見者往往若駟若寇若婦若孺
若狼若魅人亦罕矣文岩丈甫至不能膠口立見投荒悠悠蒼天
豈不恨哉想足下所扼腕也愁勞之極所委尙未成信奈何

答朱虞封

星不佞願求交于大君子久矣自顧薄劣不足以當之詎謂門下
過聽引置神交之中星幸甚幸甚當今之人以受爵不讓爲常以
讓爲贅至相詬病乃門下之賢與南臯丈一也而避位升薦惟恐
不獲表微示俗豈可望于時流哉星誠仰歎無已伏惟門下察慕
義之愚心時賜督教

答楊鍾魯

遠勤翰教有脈脈睽合之感星之鄙細尙爲左右者所記憶如此
惟門下鴻術重德允崇朝美星之所祇服也尙以自揣之明屏居

野澤塵緣未斷復來京華高枕之資當茲多事長恐臯瑁蒙譏騰斯等害乃門下無所督甚至方之前良滋其顏汗無亦濶別之久區區未能見察乎望之

答朱寄和

往者縉紳中目不涉李法夢不知九邊爭以邊才自負夤緣求薦往往立致通顯年來醜口內壘邊才多鼠竄矣至寧夏之事而益無人應者乃以門下爲開府若天下無故恐未便及門下也乃門下遂能一戰奪旗大有斬獲計噶帝劉王不日授首矣門下謂軍丁之亂由于刻核安得此解人語而稱之今之論者曰紀綱壞矣夫握紀綱者人也必刻核傷恩而下不敢動然後謂之紀綱乎是智伯鄭子陽至今存也在易師之彖曰行險而順毒天下而民從之毒之而從非容民之德何以致此則門下其人也矣社稷之乾坤正氣集卷三頁六

三

衛同氣之榮也丹青鐘鼎之業在于此時惟門下努力

答張傳野

明台之篤賢好士則尤于鄙人見之鄙人生趙下邑樵魯不文行能最陋明台獨折節而交結以朱顏戍子之冬惓惓欲其出山已丑之夏一病幾殆數勞玉趾而存之人生有心誰能不懷當今值陽九之厄民生墊隘蠻夷內猾安攘之任督撫爲急明台忠猷偉略焜耀海宇八閩實有天幸鄙人將爲他山之石仰副虛問而未得其問非敢諾諾而已也鄙人以夙昔一顧之重再塵清序不知何以報國此明台所已效能無出緒餘督碁之乎翹首南雲不勝

馳慕

答高雲從

足下所云正僕之意也僕嘗以仕進之道孟子盡之矣同室之鬪

纓冠救之原無分子長少官守言責不得自盡則去家貧親老則抱關擊柝而已未聞以交戟爲抱關鳴玉爲擊柝也位卑言高正言祿仕者耳官守言責蓋言人臣之職有此二者非分爲二也是時未有臺諫安得分別然後代亦原無分別但恐人不肯言故設不得不言之官非言官之外便不得言也近年執政內有不足慮臺諫之言旣已慎取而嚴防之又恐出于所防之外故禁諸司之言乃臺諫亦慮人之言及己也故借官守言責之說以爲口實不知省中之巡視臺中之巡按無亦侵人之官守乎若再加分別則吏科止宜言吏治浙江道不得更言他省之事矣僕觀近日一二有識者此處亦未明了南省陳君之言是也足下亦復以言爲非分耶留中不宜宣洩甚是救同室之鬪未聞以爲名也

答袁了凡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三

壬午曾一奉謁而未值自是聞足下名籍籍謗亦時有鄙人黷淺莫測其涖竊意足下意在濟物不嫌濡迹所謂老婆心切而世俗之情不能仰窺耳昨者覆疏不過傍人口吻爲調停之計承諭不勝愧悚冗次此復拜佳刻之惠併謝

與胡瑞之

弟迂疏膠固謬爲任怨事自宜擯斥向辱慰藉舍親李別駕復言老丈至爲弟上書當軸弟不肖何以得此于大君子也愧感無地惟益自砥礪以報知己耳

答馮元靖

今之令長古之小國諸侯無事而教養有事而戰守非異人任何謂迂也今倭船壓海朝鮮告急非無事矣繕城積粟誠爲要務仍宜糾集壯丁教之以射許忠節樂陵之功非足下孰望焉縉紳大

夫平居皆以才自許一遇緩急罕有足賴者誠如足下所云僕因念謝安石出東山遂奏淝水之捷由今言之便是許大事使人歎恨

答李克菴

鄙人行能最陋獨以奉教于父師是非之心不敢自昧向者狂瞽冒言所稱引門下則其心之所最不平者也事有益于國家卽所當爲人有合于道義卽所當與本無可避之嫌也高明以爲何如

答成益齋

承教知撫時感事歸志已決遂與大司馬計不敢以俗套相強也鄙人嘗言時事大壞得爲可以盡心不必有益得脫可以灰心頗近知幾想門下長嘯而出剡門可爲一快握手未期能無悵惘

答蕭念渠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

十四

星不肖以所聞今之在位者斌斌有其文武足以宏濟時艱者無過門下乃門下亦安所聞以星爲人而納之神交乎遠惠書教至以長孺季梁爲比星愧甚今國事多垢閭閻蕭條西口東倭一時內訌朔方之盜目中無本朝如其有長孺季梁也者當不至是而區區一小子堪之乎全盛之朝一旦至是不知烏之所止星之望于門下者非微也幸辱不鄙願示以至計與夫能定禍變者星雖位在末班亦欲與當軸共圖之也不敢自字輒布腹心不盡

答傅商盤

曩者次小兒生辱足下雅念缺然久不報茲復遠沐瑣書具見道義之情無已每念足下英妙寡二而德讓自將此夫天奉之者也翰林固公輔之區而公輔之罕良亦由之白首章句非仕非學于世務不獲通涉竟不能深垂頭塞耳作婦女之檢押謂之相體而

德業壞以文章爲職業朝種夕穫不暇研思極覽屑奏粉飾人人如一手而文章壞二者非豪傑鮮克自拔惟足下努力拜惠之修非足下所宜敬謝不恭恕恕

答成益齋

四郊多壘國步艱難非賢人養病之日第人情險惡議論涇雜卽孔孟亦當束手志在効忠而勢不得遂有去而已鄙人之于門下未嘗不仰而吁歛也鴻冥有日龍合難期臨書耿耿

答丁右武

張鞏昌所寄翰况至缺然久不報足下遺具爾之戚更被口事至云謀調聖賢飲水啜菽皆不得已豈可告之世人足爲軒渠今之時也足下之才也懷靈樞之訣睹結脈而逃旃仁乎哉鮑子通夷吾于齊不聞教之遐遜足下便可之官毋復先豫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

五

答甘紫亭

舊吳江之政鄙人亦聞之門下所論則國言也但彼方以贊畫見用而遽處之則陰快脫于虎窟而以當俎者爲不愛才故復待其事定耳不知有當于高明否

答葉龍潭

當今賢人君子濟濟在列然求其質兼文武足拯時艱者良亦甚乏若門下則誠其人矣鄙人聞高名之日久屬西夏之變門下毅然請行鄙人固知大醜之立獲也今捷音果至矣快哉門下之功于國家有造于生民大矣昨門下力救魏公此千古之高誼而邀聽之士所以歸心也今雖未能得然能救魏公者必在門下鄙人曾識魏公誠賢人君子也輒因枉訊及之實大左右之義不盡

答朱鑑塘

星行能最陋獨好德慕義之心未至盡氓平居聞海內君子之眞者無過門下曩遂不揣自詣于前幸辱省見接談有合未幾各還初服茲復隨門下同出山中乃不獲一睹大賢以祛鄙悵怒焉若飢承教知亦未忘于斗筭區區何足以當之倭奴入犯聲勢甚惡得門下自可無慮語曰天事恒象人事亦然夷狄而犯中國倒也是乎非非乎是功乎罪罪乎功君子乎小人乎君子皆倒也內治多倒而夷狄隨之門下以天下爲已任行典五常九德知門下之所慮者尤在乎根本之地星不肖僭濫非據欲蘇援黑白而力不能日惟仰屋幸門下有以策之臨風不勝馳慕

答蔡聞吾

門下躍馬西征克獲大醜凡在行間者皆交口爭功若羣兒之于搏黍也乃門下遂躍馬東歸計無返顧豈不超然塵壒之表哉僕

乾坤正氣集

卷三頁六

美

嘗歎古稱燕趙多奇士今何寥寥也則門下足當之矣遠沐大惠不宜自宅第僕食祿于朝門下歸里不能助酒錢而復重之損乎惟門下亮之不盡

答彭念吾

承賜問不敢以未覲有隱第四品以上者入仕已久公論自明當今士風漸失厚道不患搜抉之有遺而患伺察之太過今惟處其得罪公論者不必深求間有一二人未被彈射然國言嘖嘖昨甯惕吾丈來悉知之矣可以無俟鄙人之言也

答陳心穀大宰

風紀重計典又重自宜得明公乃星猶悵然于明公之行去其楚而可固大不易星不肖辱命之交儼不足以承夫當塗戴翼將躡平治海內若清身平氣謂之老成位日益高而名亦不卑史家載

之矣則古聖賢之勞何耶故少年末位患峭激而躁擾老成上爵患拱默而逍遙國恩重吾人之身又重此伊尹所以任天下也惟明公思太上之道無與時俗之君子同不揆狂言伏楮悚息

答郭希宇

星也髮日宣矣學無所成惟大君子不鄙夷而左右之用以自慶而益其組修之志則門下之榮施也三楚之人實爲天所閔得門下與李公相繼撫之斯瘼有命承教以紀綱倒置體統陵夷豈以秦開府被劾于屬吏耶往李公亦每云云弟不然之夫人之品多矣可以爲人未必可以爲人上而况不可爲人者乎必其污穢縱肆而下不敢動然後爲紀綱體統則是智伯必不亡鄭子陽必不滅也此理之所不可幾也故正人爲人上綱紀不期正而自正矣一有忿疾之心而欲以法持之亂之道也恃愛狂言不知高明謂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十八

毛

何

答張傳野

門下以媵節修能新進好事之徒按其邑里利其易誣肆行彈射有識者共知其非而赤舌燒城吐水難滅徒滋譁卸耳星心藏知已之感莫伸北郭之誼愧可言哉惟大雅高明必能見亮使還肅此附復臨風悵惘

答劉健菴

往自孔源丈得四月二日書具悉惓惓憂時之意今西事幸平倭奴勢亦漸挫天若佑我國家者乃東宮久不得立邇元臣失畫舉朝爭之不能拔危機潛伏憂在蕭牆不知當作何狀門下忠孝性植廬居中所得益深必有至謀奇計可以奠安社稷者從吉已久未宜息偃清林違朝野之望前書未答正欲及今勸駕伏惟蚤發

臨風無任馳仰

劉孔源

吾輩落羽分飛辱門下惓惓之意銜感可知也朱清冷來具道汝南饑亂之狀昔所未聞賴門下恩威交暢以獲安堵真不朽之偉業也鄙人不勝欣慰復云以同鄉之言不無鬱鬱鄙人以爲不必然也天生人而使之舌能言手能書亦何所不得說孔子之聖至可呼爲狗况餘人乎此可付之一笑也

趙忠毅公文集卷十五

涇縣潘錫恩校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十六

天

09972

